

卷十三



偷桃

此日官民作勝游
演春俗例舊傳流
戲從天上階井去
擲地僊桃曼倩偷



口技

妙當月上
夜迤嘈雜
味喉勝管
簫是幻是
真且莫
辨但聞嬌語
亦竟銷

白轉



王蘭

金丹竊

得抵生

還仁術仙

心見一斑

聚飲煙

墩傷比

匪林連葵

竄鐵圍

山

王蘭



年五卯齊志吳國承

王蘭

海公子

乘興游

山獨舉

杯酌冬花下

人來豈知奇

生身獨幸得

餘生海上回



聊齋志異新評卷十三

廣順 但明倫 雲湖 新評

淄川 蒲松齡 雷仙 著 文登 呂湛恩 叔清 註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吳縣 管斯駿 秋初 校

北平 楊繩武 燕語 校字

偷桃

童時赴郡值春節舊例先一日各行商賈彩樓鼓吹赴藩司名曰演春余從友人戲囑是日遊人如堵堂上四官皆赤衣東西相向坐時方稚亦不解其何官但聞人語嚙嘈鼓吹聒耳忽有一人率披髮童荷擔而上似有所白萬聲洶動亦不聞為何語但視堂上作笑聲即有青衣人大聲命作劇其人應命方興問作何劇堂上相顧數語吏下宣問所長答言能顛倒生物吏以白官少頃復下命取桃子術人聲諾解衣覆笥上故作怨狀曰官長殊不了了堅冰未解安所得桃不取又恐為南面者所怒奈何其子曰父已諾之又焉辭術人惆悵良久乃云我籌之爛熟春初雪積人間何處可覓唯王母園中四時常不凋謝或有之必竊之天上乃可子曰噫天可階而升乎曰有術在乃啓笥出繩一團約數

作劇亦甚 關此等 詭非邪 其奇而 術巧幻 滑稽之 將何事 可為耶 拐婦女 及刺孕 孩之胎 魂攝致

人之死以
神其術以
人之病以
切其財以
盜為盜筆
難罄述自
愛身家者
慎勿招引
鬼入宅開
門掛盜也
堂徽衣善
赫赫亦堂
願於法堂
前傳命可
劇耶亦作
謂不知為
政之道而
失之宜之
職矣况迎
春大典而
春令節則
使斷首則
足斷體支
解于體支
種不詳
何樂為是

十丈理其端望空中擲去繩即懸立空際若有物以挂之未幾愈擲愈高渺入雲中手中繩亦盡乃呼子曰兒來余老憊體重拙不能行得汝一往遂以繩授子曰持此可登子受繩有難色怨曰阿翁亦大憤憤如此一縷之繩欲我附之以登萬仞之高天倘中道斷絕骸骨何存矣父又強喝迫之曰我已失口悔無及煩兒一行兒勿苦倘竊得來必有百金賞當為兒娶一美婦子乃持索盤旋而上手移足隨如蛛趁絲漸入雲霄不可復見久之墜一桃如盃大術人喜持獻公堂堂上傳視良久亦不知其真偽忽而繩落地術人驚曰殆矣上有人斷吾繩兒將焉託移時一物墮視之其子首也捧而泣曰是必偷桃為監者所覺吾兒休矣又移時一足落無何肢體紛墮無復存者術人大悲一一拾置笥中而闔之曰老夫止此一兒日從我南北游今承嚴命不意罹此奇慘當負去瘞之乃升堂而跪曰為桃故殺吾子矣如憐小人而助之葬當結草以圖報耳坐客駭詫各有賜金術人受而纏諸腰乃扣笥而呼曰八八兒不出謝賞將何待忽一蓬頭僮首抵笥蓋而出望北稽首則其子也以其術奇故至今猶記之後聞白蓮教能為此術意此其苗裔耶

王母園

漢武內傳七月七日王母自設大廚又命侍女更索桃果須臾以玉盤盛仙桃七顆以呈王母王母以四顆與帝二顆自食帝收其核欲種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實中夏地薄種之不生

○漢武故事東郡獻短人呼東方朔至短人指朔語
上曰西王母種桃三千歲爲子此兒已三過偷之矣

結草 見卷九長亭亂命注

八八兒

白蓮教 見卷五白蓮教

口技

村中來一女子年廿有四五攜一藥囊售其醫有問病者女不能自爲方俟暮夜請諸神晚潔斗室閉置其中衆遶門窗傾耳寂聽但竊竊語莫敢咳內外動息俱冥至半更許忽聞簾聲女在內曰九姑來耶一女子答云來矣又曰臘梅從九姑來耶似一婢答云來矣三人絮語間雜刺刺不休俄間簾鉤復動女曰六姑至矣亂言曰春梅亦抱小郎子來耶一女子曰抱哥子鳴之不睡定要從娘子來身如百鈞重負累煞人旋聞女子殷勤聲九姑問訊聲六姑寒暄聲二婢慰勞聲小兒喜笑聲一齊嘈雜卽聞女子笑曰小郎君亦大好耍遠迢迢招貓兒來旣而聲漸疎簾又響滿室俱譁曰四姑來何遲也有一小女子細聲曰路有千里且溢與阿姑走爾許時始至阿姑行且緩遂各各道溫涼並移坐聲喚添坐聲參差並作喧繁滿室食頃始定卽聞女子問病九姑以爲宜得參六姑以爲宜得芪四姑以爲宜得朮參酌移時卽聞九姑喚筆硯無何折紙戔戔然拔筆擲帽丁丁然磨墨隆隆然旣而投筆觸几震震作響便聞撮藥包裹蘇蘇然頃之女子推簾呼病者授藥並方反身入室卽聞三姑作別三婢作別小

兒啞啞狸兒唔唔又一時並起九姑之聲清以越六姑之聲緩以蒼四姑之聲嬌以婉以及三婢之聲各有態響聽之了了可辨羣訝以爲真神而試其方亦不甚效此卽所謂口技特借之以售其術耳然亦奇矣

王心逸云在都偶過市廛聞絃歌聲觀者如堵近窺之一少年曼聲度曲並無樂器惟以一指捺頰際且捺且謳聽之鏗鏗與絃索無異亦口技之苗裔也

王漁洋云頗似王于一集中李一足傳

假諸神以售其醫人有行之者矣然只索之於祈禱告召厭咒之間愚者被其惑黠者可以辨其詐也乃托之於口技又不沾沾於醫術而敘寒暄談瑣事且其人不一而足以堅竊聽者之信然後閒閒問病切切開方一似斟酌盡善者鄉愚何知有不以爲真神者乎近又有靈姑者能於人前請仙問病者應服何劑所遇何邪遊魂何地卽有從空答之以服某方可愈讓何神可瘳魂在其處可返言之鑿鑿不假于昏夜不假于暗室當面搗鬼羣皆敬而信之細測其聲之所自來則不在空中不在口中而乃在其人之胸以上喉以下也斯又口技之流而更出奇者

刺刺不休見卷三寒暄見卷二王心逸名德昌字歷長山蕭生順治丙戌進士太常卿積之姪係工隸寶精天文及勾股算法曼聲

見卷二 李一足傳李一足名襲未詳其家世有母及姊與弟貌甚癯方履微生平不近婦人好讀書尤精于易旁及星歷醫卜之術出營獨牛車事

林四娘中置一櫃藏所著諸書逍遙山水間所至人爭其之天啓丁卯至大梁與鄆陵韓叔夜智度交自言其父為諸生貧甚稱貸于里豪及期無以償致被贖死時一足尚幼其母啣冤十餘年姊適人一足亦婚母召其兄

弟告之一足長號以頭搶柱大呼母急掩其口不願奮身而出勸一挺為二與弟各持同仇于市不得往其家父不得走郭外得之兄弟奮擊碎其首仇眦二目抉其一祭父墓前歸告其母母曰仇報禍將及乃命弟

奉母他徙遂別去時姊夫為令于竟往從之會姊夫出姊見之驚曰聞汝擊仇仇復活今偏勸汝其遠避之為治裝贈以馬一足益悲恨乃鐫其挺曰沒稜難斫仇人頭遂單騎走青齊海上見漁舟數百泊米市一足

求載以濟遂舍騎登舟渡海至一島名高家溝其地延袤數十里五穀少居民數百戶皆蛋籍風土淳朴喜文字無從得師見一足至各率其子弟往學焉其地不立塾晨令童子持一鏡詣師師書一事于掌以教

之則童子揖而退明日復來居數年積錢盈室辭去附舟還青州走狹邪不數日錢盡散終不及私由途西過三關越晉歷甘涼登華岳入于楚抵黔桂又歷閩海吳越間各為詩文紀遊二十載乃返其家仇死所坐

皆赦母亦沒立其墓大哭數日不休自以足跡徧天下恨未入蜀會鄆陵劉觀文除夔守招之下同三峽遊白帝綿梓諸山著依劉集一卷其弟自母喪不知所任一日欲寄弟以書屬韓氏兄弟投汗之通衢韓如其

言俄一客衣白裕幅巾草履貌與一足相似近前揖曰我張大英也兄書已得達言訖不見辛巳李自成陷中州諸郡韓氏兄弟避亂至泗上見一足於途短褐敝履鬚眉皆白同至玻璃泉談笑竟日數言天下事不

可為問所之曰往勞山訪元直韓笑之一足正色曰此山一洞風雨時披髮鼓琴人時見之此三國時徐庶也約詰朝復來竟不果甲申後聞一足化去先一日徧辭戚友告以遠行是日鼻垂玉筋尺許端坐而逝袖

中有周易全書一部後數月濟人有至京師者見之正陽門外又有見於趙州橋下持挺觀水佇立若有思者韓于智度不妄言人也述其事如此○按此傳與本文事不相符文體亦不相類漁洋先生謂其相似莫

明其故友人云聊齋此條與林鐵崖先生秋聲詩自序頗覺相似與李一足傳俱列張山來虞初新志或漁洋誤記為此傳耳其說近理因錄其序於後

微果子正當秋之日敲門簡出甑有缺壁有夷甲若無可排解者然每聽詠謠之聲則濡毫吮筆而為詩詩成以秋聲名篇適有數客至不問何人留共醉酒酣各舉似何聲最佳一客曰機聲兒子讀書聲佳耳

予曰何言之壯也又一客曰堂下呵鷓聲堂後笙歌聲何如予曰何言之華也又一客曰姑婦秋杵聲最佳予曰何言之俊也一客獨嘿嘿乃取大杯滿酌而前曰先生喜聞人所未聞僕請數言為先生撫掌可乎京

中有善口技者會賓客大譙於廳事之東北角施八尺屏幃口技人坐屏幃中一桌一椅一扇一撫尺而已衆賓圍坐少頃但聞屏幃中撫尺一下滿室寂然無敢譁者遙遙聞深巷中犬吠聲便有婦人驚覺欠伸搖

柳齋志異 卷十一 口技 時中書局校印

鬼而能仙
不事參黃
不須禮斗
不待吐納
不煉遂能
不藥而醫
不卜而斷
其藥可知

其夫語猥褻事夫。囁語初不甚應。婦搖之不止。則二人語漸聞。難牀又從中。憂憂既而兒醒。大呼。夫令婦。擦兒含乳。兒乳啼。婦拍而鳴之。夫起。溺婦亦抱兒起。溺牀上。又一大兒醒。信信不止。當是時。婦手拍兒。聲口中。鳴聲。兒含乳啼。聲大。兒初醒。聲牀聲。夫喚大兒。聲溺鉢中。聲。溺桶中。聲。一時齊發。衆妙畢備。滿座賓客。無不伸頸側目。微笑。嘿嘆。以爲妙絕也。既而夫上牀。寢婦又呼大兒。溺畢。都上牀。寢小兒亦漸欲睡。夫勸聲起。婦拍兒亦漸拍。漸止。微聞有鼠作。索索。盆器傾側。婦夢中咳嗽之聲。賓客意少舒。稍稍正坐。忽一人大呼。火起。夫起。大呼。婦亦起。大呼。兩兒齊哭。俄而百千人。大呼。百千兒哭。百千犬吠。中間力拉。崩倒之聲。火爆聲。呼風聲。百千齊作。又夾百千求救聲。曳屋許許。聲。擗聲。潑水聲。凡所應有。無所不有。雖人有百手。手有百指。不能指其一端。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二。處也。於是賓客無不變色。離席奮袖。出臂。兩股戰戰。幾欲先走。而忽然撫尺一下。衆响畢絕。撤屏視之。一人一桌一椅一扇。一無尺而已。若而人者。可謂善盡聲矣。遂錄其語。以爲秋聲序。

鳴之

晉賈充傳。充兒見充喜。躍充就乳。母懷中。

王蘭

利津王蘭。暴病卒。閻王覆勘。乃鬼卒之悞勾也。責送還生。則尸已敗。鬼懼罪。謂王曰。人而鬼也。則苦鬼而仙也。則樂苟樂矣。何必生。王以爲然。鬼曰。此處一狐金丹成矣。竊其丹吞之。則魂不散。可以長存。但憑所之。無不如意。子願之否。王從之。鬼導去。入一高第。見樓閣渠然而悄。無一人。有狐在月下。仰首望空際。氣一呼。有丸自口中出。直上入於月中。一吸。輒復落。以口承之。則又呼之。如是不已。鬼潛伺其側。俟其吐。急掇於手。付王吞之。狐驚。盛氣相向。見二人在。恐不敵。憤恨而去。王與鬼別。至其家。妻子見之。咸懼。郤走。王告以故。乃漸集。由此在家。寢處如平時。其友張姓者。聞而省之。相見話溫涼。因謂張曰。我與若家夙貧。今有術可以致富。子能從我遊乎。張唯唯曰。我能不藥而醫。不卜而斷。我欲現我。

賀才以無
穎棍徒薄
之而不
改厚賂之
而又不
生前累贊
後糾纏
王雖鬼仙
亦幾爲所
拖累况其
在人也
百事酬賭

形恐識我者相驚以怪附子而行可乎張又唯唯於是即日趣裝至山西界富
室有女得暴疾眩然瞽眼前後藥禳既窮張造其廬以術自炫富翁止此女常
珍惜之能醫者願以千金爲報張請視之從翁入室見女瞑臥啓其衾撫其體
女昏不覺王私告張曰此魂亡也當爲覓之張乃告翁病雖危可救問需何藥
俱言不須女公子魂離他所業遣神覓之矣約一時許王忽來具言已得張乃
請翁再入又撫之少頃欠伸目遽張翁大喜撫問女言向戲園中見一少年郎
挾彈彈雀數人牽駿馬從諸其後急欲奔避橫被阻止少年以弓授兒教兒彈
方羞訶之便攜兒馬上累騎而行笑曰我樂與子戲勿羞也數里入山中我馬
上號且罵少年怒推墮路旁欲歸無路適有一人至捉兒臂疾若馳瞬息至家
忽若夢醒翁神之果貽千金王夜與張謀留二百作路用餘盡攝去款門而付
其子又命以三百餽張氏乃復還次日與翁別不見金藏何所益異之厚禮而
送之踰數日張於郊外遇同鄉人賀才才飲博不事生產奇貧如丐聞張得術
獲金無算因奔尋之王勸薄贈令歸才不改故行旬日蕩盡將復覓張王已知
之曰才狂悖不可與處只宜賂之使去縱禍猶淺踰日才果至強從與俱張曰
我固知汝復來日事酬賭千金何能滿無底竇誠改若所爲我百金相贈才諾

而兼狹邪遊之人幾一圍山早留待矣以相

癖者恆多不測之禍况乃見色而漁乎以毒狐藥而獲免于難亦幸矣夫

聊齋志異評語圖說卷一海公子

之張瀉授之才去以百金在橐賭益豪益之狹邪遊揮灑如土邑中捕役疑而執之質於官拷掠酷慘才實告金所自來乃遣隸押才捉張數日創劇斃於塗魂不忘張復往依之因與王會一日聚飲於煙墩才大醉狂呼王止之不聽適巡方御史過聞呼搜之獲張張懼以實告御史怒笞而牒於神夜夢金甲人告曰查王蘭無辜而死今為鬼仙醫亦仁術不可律以妖魅今奉帝命授為清道使賀才邪蕩已罰竄鐵圍山張某無罪當宥之御史醒而異之乃釋張張治裝旋里囊中存數百金敬以半送王家王氏子孫以此致富焉

趣裝見卷一 嬌娜

禳見卷一 妖術

女公子見卷三 魯公女

狹邪遊見卷七 翩翩

巡方御史見卷八 胡四娘

金甲人見卷一

海公子

一畫鐵圍山

長阿舍起世經海外有山即是大圍並一日晝夜輪轉照四天下名一國土

四周

東海古跡島有五色耐冬花四時不彫而島中古無居人人亦罕到之登州張生好奇喜游獵聞其佳勝備酒食自棹扁舟而往至則花正繁香聞數里樹有大至十餘圍者反復流連甚慊所好開尊自酌恨無同游忽花中一麗人來紅裳炫目畧無倫比見張笑曰妾自謂興致不凡不圖先有同調張驚問何人曰我膠娼也適從海公子來彼尋勝翱翔妾以艱於步履故留此耳張方苦寂得

美人大悅。招坐共飲。女言詞溫婉。蕩人神志。張愛好之。恐海公子來不得盡歡。因挽與亂。女忻從之。相狎未已。忽聞風蕭蕭。草木偃折有聲。女急推張起。曰。海公子至矣。張束衣愕。顧女已失去。旋見一大蛇。自叢樹中出。粗如巨筍。張懼。障身大樹後。冀蛇不覩。蛇近前。以身繞人。並樹糾纏數匝。兩臂直束。胯間不可少屈。昂其首。以舌刺張鼻。鼻血下注。流地上成窪。乃俯就飲之。張自分必死。忽憶腰中佩荷囊。有毒狐藥。因以二指夾出。破裏堆掌中。又側頸自顧其掌。令血滴藥上。頃刻盈把。蛇果就掌吸飲。飲未及盡。遽伸其體。擺尾若霹靂聲。觸樹樹半體崩落。蛇臥地如梁而斃矣。張亦眩。莫能起。移時方蘇。載蛇而歸。大病月餘。疑女子亦蛇精也。

霹靂

見卷一
嬌娜

丁前溪

丁前溪諸城人。富有錢穀。游俠好義。慕郭解之爲人。御史行臺按訪之。丁亡去。至安邱。遇雨。避身逆旅。兩日中不止。有少年來館。穀豐隆。旣而昏暮。止宿其家。坐豈飼畜。給食周至。問其姓字。少年云。主人楊姓。我其內姪也。主人好交游。適他出家。惟娘子在。貧不能給客。幸能垂諒。問主人何業。則家無貲業。惟日設博。

撒茅飼畜
不受償金
觀其謝客
之言直是
博場中閱
歷慣熟語
然自是快
蕩子歸而
忽之至以
之代爲經
紀雖不覺
出自囊中
而情致亦
纏綿可喜

場以謀升斗。次日雨仍不止，供給弗懈。至暮，剝芻芻束涇，頗極參差。丁怪之，少
年曰：實告客。家貧無以飼畜，適娘子撒屋上茅耳。丁益異之，謂其意在得直。天
明付之金，不受。強付少年，持入俄出，仍以反客云。娘子言非業，此獵食者。主人
在外營數日，不攜一錢。客至吾家，何遂索償乎？丁贊歎而別，囑曰：我諸城丁某
主人歸，宜告之。暇幸見顧，數年無耗。值歲大饑，楊困甚，無所爲計。妻漫勸詣丁，
從之。至諸通姓名於門者，丁茫不憶。申言始憶之，躡履而出，揖客入，見其衣敝
踵決，居之溫室，設筵相款。寵禮異常，翌日爲製冠服，表裏溫煖。楊義之，而內顧
增憂，徧心不能無少望。居數日，殊不言贈別。楊意甚急，告丁曰：顧不敢隱，僕來
時米不滿升，今過蒙推解，固樂。妻子如何矣？丁曰：是無煩慮，已代經紀矣。幸舒
意少留，當助資斧。走伴招諸博徒，使楊坐而乞頭，終夜得百金，乃送之還。歸見
室人，衣履鮮整。小婢侍焉，驚問之，妻言自君去後，次日卽有車徒，賫送布帛菽
粟，堆積滿屋。云是丁客所贈。又婢十指爲妾，驅使楊感不自已。由此小康，不屑
舊業矣。

異史氏曰：貧而好客，飲博浮蕩者，優爲之最異者，獨其妻耳。受之施而不報，豈人也哉！然一飯之德不忘，丁其有焉。

游俠

見卷七

郭解

前漢郭解傳解字翁伯河內軹人少藏亡命作姦剽及長改節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救人之命不矜其功

行臺

通典一者自魏晉有之蓋隨其所

管之道置於外州以行尚書事

逆旅

見卷二

莖豆

史記范雎傳坐須賈於堂下置一其前注一斬芻也

獵食

見卷一

曬履

見卷五辛十四娘

踵決

新序原憲居環堵之室子貢往見正冠則纒絕促襟則肘見納履則

內顧

見卷六

褊心

見卷十一張鴻漸又陸機詩軌迹未及安長轡忽已整道遐覺日短

憂深使心褊

推解

史記淮陰侯傳漢王解衣衣我推食食我

資斧

見卷一勞

一飯之德不忘

見卷五續黃梁匪眡注

義鼠

楊天一言見二鼠出其一為蛇所吞其一瞪目如椒似甚恨怒然遙望不敢前蛇果腹蜿蜒入穴方將過半鼠奔來力嚼其尾蛇怒退身出鼠故便捷欻然遁去蛇追不及而返及入穴鼠又來嚼如前狀蛇入則來蛇出則往如是者久蛇出吐死鼠於地上鼠來嗅之啾啾如悼息銜之而去友人張歷友為作義鼠行此鼠不惟義其不輕進不遽退俟蛇半入穴而後嚼之蛇出即去蛇入復來至蛇吐鼠而後止嗚呼亦智矣哉

果腹

見卷三

張歷友

名篤慶見卷首聯齋小傳

尸變

陽信某翁者邑之蔡店人村去城五六里父子設臨路店宿行商有車夫數人往來負販輒寓其家一日昏暮四人皆來望門投止則翁家客宿邸滿四人計

尸變亦出
非常四客
終日奔馳
竟至臨死
而不知可
憫哉

聊齋志異評語圖說卷十二 六
無復之堅請容納翁沉吟思得一所似恐不當客意客言但求一席廈宇更不敢有所擇時翁有子婦新死停尸室中子出購材木未歸翁以靈所室寂遂穿衢導客往入其廬燈昏案上後有搭帳衣紙衾覆逝者又觀寢所則複室中有連榻四客奔波頗困甫就枕鼻息漸粗惟一客尙朦朧忽聞靈牀上察察有聲急開目則靈前燈火照視甚了女尸已揭衾起俄而下漸入臥室面淡金色生絹抹額俯近榻前徧吹臥客者三客大懼恐將及己潛引被覆首閉息忍咽以聽之未幾女果吹之如諸客覺出房去卽聞紙衾聲出首微窺見僵臥猶初矣客懼甚不敢作聲陰以足踏諸客而諸客絕無少動顧念無計不如着衣以竄裁起振衣而察察之聲又作客懼復伏縮首衾中覺女復來連續吹數數始去少間聞靈牀作響知其復臥乃從被底漸漸出手得袴遽就著之白足奔出尸亦起似將逐客比其離幃而客已拔關出矣尸馳從之客且奔且號村中人無有警者欲叩主人之門又恐遲爲所及遂望邑城路極力竄去至東郊瞥見蘭若聞木魚聲乃急過山門道人訝其非常又不卽納旋踵尸已至去身盈尺客窘益甚門外有白楊圍四五尺許因以樹自障彼右則左之尸益怒然各寢倦矣尸頓立客江促氣逆庇樹間尸暴起伸兩臂隔樹探撲之客驚仆尸捉之不

都中第宅
原多怪異
之事官武
宅外無一
敢居某部
郎於膽略
自矜居之
夜乘燭坐
桌上忽一
人頭某方
垂劍欲擊
之忽見頭
上又累一

得抱樹而僵。道人竊聽良久，無聲始漸出。見客臥地上，燭之死，然心下絲絲有動氣。負入，終夜始甦。飲以湯水而問之。客具以狀對。時晨鐘已盡，曉色迷濛。道人覘樹上果見僵女。大駭，報邑宰。宰親詣質驗，使人拔女手，牢不可開。審諦之，則左右四指，並捲如鉤，入木沒甲。又數人力拔，乃得下。視指穴如鑿孔，然遣役探翁家，則以尸亡客斃紛紛正譁。役告之故，翁乃從往。昇尸歸，客泣告宰曰：身四人出，今一人歸。此情何以信鄉里。宰與之牒齋送以歸。

噴水

奔波外卷二鳳陽士人

蘭若見卷一畫壁

木魚

劉斧撫遺僧用——者魚晝夜不合目修行者忘寐魚可化龍凡可入聖

昇

見卷一嬌娜

萊陽宋玉叔先生為部曹時，所儻第甚荒落。一夜，二婢奉太夫人宿廳上，聞院內撲撲有聲，如縫工之噴衣者。太夫人促婢起，穴窗窺視，見一老嫗短身駝背，白髮如帚，冠一髻長二寸許。周院環走，竦急作鶴狀，行且噴水，出不窮。婢愕返，白太夫人亦驚起，兩婢扶窗下聚觀之。嫗忽逼窗，直噴樞內，窗紙破裂。三人俱仆，而家人不之知也。東曦既上，家人畢集，叩門不應。方駭，撬扉入，見一主二婢，駢死一室。一婢鬢下猶溫，扶灌之。移時而醒，乃述所見。先生至，哀憤欲死。細窮沒處，掘深三尺餘，漸露白髮。又掘之，得一尸，如所見狀。面肥腫如生，令擊之骨

聊齋志異 卷二 噴水 山魁 時中書局校印

頭瞬息間
已累接梁
上矣翌日
乃遷去

肉皆爛皮內皆清水

王漁洋云玉叔襪祿失恃此事恐屬傳聞之訛

宋玉叔先生

名琮號荔裳順治丁亥
進士官四川按察使

山魃

孫太白嘗言其曾祖肆業於南山柳溝寺。麥秋旋里。經旬始返。啓齋門。則案上塵生。窗間絲滿。命僕糞除。至晚始覺清爽。可坐。乃拂榻陳臥具。扃扉就枕。月色已滿窗矣。輾轉移時。萬籟俱寂。忽聞風聲隆隆。山門豁然作響。竊謂寺僧失扃。注念間。風聲漸近。至廬。俄而房門闢矣。大疑之。思未定。聲已入室。又問靴聲鏗鏗然。漸傍寢門。心始怖。俄而寢門闢矣。急視之一大鬼。鞠躬塞入。突立榻前。殆與梁齊。面似老瓜皮色。目光睽閃。遶屋四顧。張巨口如盆。齒疎疎長三寸許。舌動喉鳴。呵喇之聲響連四壁。公懼極。又念咫尺之地。勢無所逃。不如因而刺之。乃陰抽枕下佩刀。遽拔而砍之。中腹作石缶聲。鬼大怒。伸巨爪攫公。公稍縮。鬼攫得衾。猝之忿忿而去。公隨衾墮。伏地號呼。家人持火奔集。則門閉如故。排窗入。見狀大駭。扶曳登牀。始言其故。共驗之。則衾夾於寢門之隙。啓扉檢照。見有爪痕如箕。五指著處皆穿。既明不敢復留。負衾而歸。後問僧人。無復他異。

葢中不知
何怪然再
去再來只
奔此公而
後不復見
亦此公之
死期將至
而後致此
怪也

凡久曠之宅恒爲狐鬼所居。余于辛巳典試楚南歸道經鄂垣館于真院距楚北闈事竣日已再旬矣。是夜陰雲布合冬雨淒其夜半時聞後山呶啞聲若鬼車者然唱和相隨只一牆之隔乃起挑燈啓戶咳唾而示之遂闐然返蓋早知有人則自退矣。

孫太白

糞除

見卷九

扇

見卷一

負笈

見卷一

勞

山道士

菽中怪

長山安翁者性喜操農功秋間蕎熟刈堆隴畔時近村有盜稼者因命佃人乘月輦運登場俟其裝載歸而自畱邏守遂枕戈露臥目稍瞑忽聞有人踐蕎根咋咋作響心疑暴客急舉首則一大鬼高丈餘赤髮鬚去身已近大怖不遑他計踴身暴起狼刺之鬼鳴如雷而逝恐其復來荷戈而歸迎佃人於途告以所見且戒勿往衆未深信越日曝麥於場忽聞空際有聲翁駭曰鬼物來矣乃奔衆亦奔移時復聚翁命多設弓弩以俟之翌日果復來數矢齊發物懼而遁二三日竟不復來麥既登倉禾藪雜還翁命收積爲塿親登而踐實之高至數尺忽遙望駭曰鬼物至矣衆急覓弓矢物已奔公公仆斲其額而去共登視則去額骨如掌昏不知人負至家中遂卒後不復見不知其何怪也。

王六郎

酌地而後
飲亦仁人
之心

許姓家溜之北郭業漁。每夜攜酒河上飲。且漁。飲則酌地祝曰：河中溺鬼得飲，率以爲常。他人漁，迄無所獲。而許獨滿筐。一夕方獨酌，有少年來徘徊其側，讓之飲。慨與同酌。既而終夜不獲一魚，意頗失。少年起曰：請於下流爲君毆之。遂飄然去。少間復返曰：魚大至矣。果聞唼呷有聲，舉網而得數頭，皆盈尺，喜極。申謝欲歸，贈以魚不受。曰：屢叨佳醞，區區何足云。報如不棄，要當以爲常耳。許曰：方共一息，何言屢也。如肯永顧，誠所甚願。但愧無以爲情。詢其姓字，曰：姓王，無字。相見可呼王六郎。遂別。明日許貨魚，益沽酒。晚至河干，少年已先在。遂與歡飲。飲數杯，輒爲許毆魚。如是半載，忽告許曰：拜識清揚，情逾骨肉。然相別有日矣。語益淒楚。驚問之，欲言而止者再。乃曰：情好如吾兩人，言之或勿訝耶。今將別，無妨明告我實鬼也。素嗜酒，沉醉溺死，數年於此矣。前君之獲魚，獨勝於他人者，皆僕之暗毆，以報酌奠耳。明日業滿，當有代者，將往投生，相聚只今夕。故不能無感。許初聞甚駭，然親狎久，不復恐怖。因亦歛酌而言曰：六郎飲此，勿戚也。相見遽違，良足悲惻。然業滿劫脫，正宜相賀。悲乃不倫。遂與暢飲。問代者

何人曰：兄於河畔視之，亭午有女子渡河而溺者，是也。聽村雞既唱，灑涕而別。明日，敬伺河邊，以觀其異。果有婦人抱嬰兒來，及河而墮，兒拋岸上，揚手擲足而啼。婦沉浮者屢矣，忽淋淋攀岸以出，藉地少息，抱兒逕去。當婦溺時，意良不忍，思欲奔救，轉念是所以代六郎者，故止不救。及婦自出，疑其言不驗，抵暮漁舊處，少年復至，曰：「今又聚首，且不言別。」問其故，曰：「女子已相代矣。僕憐抱中兒，代弟一人，遂殘二命，故舍之。更代不知何期，或吾兩人之緣未盡耶？」許感歎曰：「此仁人之心，可以通上帝矣。」由此相聚如初。數日，又來告別，許疑其復有代者，曰：「非也。」前一念果感天帝，今授爲招遠縣鄔鎮土地，來朝赴任，倘不忘故交，當一往探，勿憚修阻。許賀曰：「君正直爲神，足慰人心，但人神路隔，卽不憚修阻，將復如何？」少年曰：「但往勿慮，再三叮嚀而去。」許歸，卽欲治裝東下，妻笑曰：「此去數百里，卽有其地，恐土偶不可以共語，許不聽，竟抵招遠，問之居人，果有鄔鎮，尋至其處，息肩逆旅，問祠所在，主人驚曰：「得毋客姓爲許？」許曰：「然。」何見知？又曰：「得毋客邑爲淄？」曰：「然。」何見知？主人不答，遽出。俄而丈夫抱子息女窺門，雜還而來，環如牆堵，許益驚衆，乃告曰：「數夜前夢神言淄川許友當卽來，可助以資斧，祇候已久，許亦異之。」乃往祭於祠，而祝曰：「別君後，寤寐不去心，遠踐曩約，又蒙夢。」

造福一方
數語臨別
贈言方是
君子之交

月令雜錄

示居人感篆中懷愧無腆物備有卮酒如不棄當如河上之飲祝畢焚紙錢俄見風起座後旋轉移時始散夜夢少年來衣冠楚楚大異平時謝曰遠勞顧問喜淚交并但在微職不便會面咫尺山河甚愴於懷居人薄有所贈聊酬夙好歸如有期尙當走送居數日許欲歸衆畱慇懃朝請暮邀日更數主許堅辭欲行衆乃折柬抱襪爭來致贐不終朝餽遺盈囊蒼頭稚子畢集祖送出村歛有羊角風起隨行十餘里許再拜曰六郎珍重勿勞遠涉君心仁愛自能造福一方無庸故人囑也風盤旋久之乃去村人亦嗟訝而返許歸家稍裕遂不復漁後見招遠人問之其靈驗如響云或言卽章邱石坑莊未知孰是

異史氏曰置身青雲無忘貧賤此其所以神也今日車中貴介甯復識戴笠人哉余鄉有林下者家綦貧有童稚交任肥秩計投之必相周顧竭力辦裝奔涉千里殊失所望瀉囊貨騎始得歸其族弟甚諧作月令嘲之云是月也哥哥至貂帽解傘蓋不張馬化爲驢靴始收聲念此可爲一笑
王漁洋云月令乃東郡耿隱之事

一念之仁感通帝謂所謂能喫虧者天必不虧之也然則利人之死以求己之生致人之危以求己之安逼人之敗以求己之成揚人之惡以求己之善

甚且假公濟私吹毛求疵敗人名節傾人身家絕人性命以求己之功名富貴者伊古以來罔不傾覆前車之鑑有仁人之心者當毋忽此若夫爲國鋤姦爲民去害又當鷹鷂逐之且讎仇視之不宜爲婦人之仁亦且自置死生于膜外矣因溺鬼不忍人死以代己也故推論及之

嗚呼

集韻嗚作答切音市食聲也○長箋嗚而飲曰呬

清揚

詩鄘風子之一傳揚者眉之一美名

亭午

見卷一王成

土偶

見卷一妖術

逆旅

見卷一巧

娘

見卷二

資斧

見卷一勞

楚楚

見卷五胡

折柬

見卷二

祖送

見卷二

羊角風

莊子道

扶搖

而上者九萬

青雲

見卷五

貴介

見卷四

戴笠

風土記越俗性率樸初與人交有禮封土壇祭以雞犬祀曰卿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

車揖君擔簦我跨馬

他日相逢爲君下

蛇人

東郡某家以弄蛇爲業嘗蓄馴蛇二皆青色其大者呼之大青小者曰二青二青額有赤點尤靈馴盤旋無不如意蛇人愛之異於他蛇期年大青死思補其缺未遑暇也一夜寄宿山寺既明啓笥二青亦渺蛇人悵恨欲死冥搜亟呼迄無影兆然每值豐林茂草輒縱之去俾得自適尋復還以此故冀其自至坐伺之日既高亦已絕望怏怏遂行出數武聞叢薪錯楚中窸窣作響停趾愕顧則二青來也大喜如獲拱璧息肩路隅蛇亦頓止視其後小蛇從焉撫之曰我以

既能以禮讓
又待之如賓
蛇者秀愧此

祝而縱之
示告之以
程語蛇人
亦多情人
居者感別
外蛇遠將
與鄭南蛇
中蛇相去
香壤

隱身大谷
前不忘主
人不忘舊
侶於人吾
見亦罕而
况於蛇

汝為逝矣。小侶而所薦耶。出餌飼之。兼飼小蛇。小蛇雖不去。然瑟縮不敢食。二青含哺之。宛似主人之讓客者。蛇人又飼之。乃食。食已。隨二青俱入筥中。荷去。教之。旋折輒中。規矩與二青無少異。因名之小青。術技四方。獲利無算。大抵蛇人之弄蛇也。止以二尺為率。大則過重。輒便更易。緣二青馴。故未遽棄。又二三年長三尺餘。臥則筥為之滿。遂決去之一日。至淄邑東山間。飼以美餌。祝而縱之。既去。頃之復來。蜿蜒筥外。蛇人揮曰。去之。世無百年不散之筥。從此隱身大谷。必且為神龍。筥中何可以久居也。蛇乃去。蛇人目送之。已而復返。揮之不去。以首觸筥。小青在中亦震震而動。蛇人悟曰。得毋欲別小青耶。乃發筥。小青逡出。因與交首吐舌。似相告語。已而委蛇並去。方意小青不返。俄而踽踽獨來。竟入筥臥。由此隨在物色。迄無佳者。而小青亦漸大。不可弄。後得一頭。亦頗馴。然終不如小青良。而小青粗於兒臂矣。先是二青在山中樵人多見之。又數年長數尺。圍如盃。輒出逐人。因而行旅相戒。罔敢出其途。一日蛇人經其處。蛇暴出如風。蛇人大怖而奔。蛇逐益急。回顧已將及矣。而視其首朱點儼然。始悟為二青。下擔呼曰。二青。二青蛇頓止。昂首久之。縱身遶蛇人。如昔弄狀。覺其意殊不惡。但軀巨重。不勝其遶。仆地呼禱。乃釋之。又以首觸筥。蛇人悟其意。開筥出小

聞言頓悟
二蛇應有
夙根不然
成以藥石
仇者反不
如人而也

青二蛇相見交纏如飴糖狀久之始開蛇人乃祝小青我久欲與汝別今有伴矣謂二青曰原汝引之來可還引之去更囑一言深山不乏食勿擾行人以犯天譴二蛇垂頭似相領受遽起大者前小者後過林木為之中分蛇人竚立望之不見乃去自此行人如常不知其何往也

異史氏曰蛇蠢然一物耳乃戀戀有故人之意且其從諫也如轉圜獨怪儼然人也者以十年把臂之交數世蒙恩之主輒思下井復投石焉又不然則藥石相投悍然不顧且怒而讎焉者亦羞此蛇也已

武

見卷一陸判

窳窳杜甫詩河梁幸未折枝撐

拱壁見卷三珠兒

物色見卷一嬌娜

下井投石

見韓昌黎柳子厚墓志銘

藥石見卷一勞山道士

電神

王公筠蒼蒞任楚中擬登龍虎山謁天師及湖南登舟即有一人駕小艇來使舟中人為通公見之貌脩偉懷中出天師刺曰聞騶從將臨先遣負弩公訝其預知益神之誠意而往天師治具相款其服役者衣冠鬚鬣多不類常人前使者亦侍其側少間向天師細語天師謂公曰此先生同鄉不之識也公問之曰此即世所傳電神李左車也公愕然改容天師曰適言奉旨雨雹故告辭耳公

如此僧亦多矣有不待冥罰而先死於法者不能曰懺即鬼神何也

問何處曰章邱公以接壤關切離席乞免天師曰此上帝玉勅霄有額數何能相徇公哀不已天師垂思良久乃顧而囑曰其多降山谷勿傷禾稼可也又囑貴客在坐文去勿武神去至庭中忽足下生煙氤氳匝地俄延踰刻極力騰起裁高於庭樹又起高於樓閣霹靂一聲向北飛去屋宇震動筵器擺簸公駭曰去乃作雷霆耶天師曰適戒之所以遲遲不然平地一聲便逝去矣公別歸誌其月日遣人問章邱是日果大雨雹溝渠皆滿而田中僅數枚焉

王公筠蒼

名孟震淄川人萬歷甲午舉人乙未進士授行人司行人考選浙江道御史巡按遼東轉冀寧道參議河東副使京察降河南布政司副理問陞工部主事員外郎中光祿寺丞尚寶寺卿左通政以

忤魏璫以籍

天師

見卷二

負弩

逸周書武王伐紂散宜生闕天

法具

見卷一

李左車

史記淮陰侯傳趙王成安君聞漢且襲之

也聚兵井陘口廣武君一說不聽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母殺廣武君有能生得之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向坐西向對師事之○按行唐人初仕趙封廣武君趙既敗信募得之用其計下燕齊諸城其為電神未詳始於何時

霹靂見卷一 嬌娜

僧孽

張姓暴卒隨鬼使去見冥王王稽簿怒鬼使悞捉責令送歸張下私挽鬼使求觀冥獄鬼導歷九幽刀山劍樹一一指點未至一處有一僧扎股穿繩而倒懸之號痛欲絕近視則其兄也張見之驚哀問何罪至此鬼曰是為僧廣募金錢悉供淫賭故罰之欲脫其厄須是自懺張既甦疑兄已死時其兄居興福寺因

乎被杖殺而罰蛇之此亦鄉先取巧者所生之慣於屈邪滑陰柔狠毒之情態也自盡則規避害人則狂獗至求善死之策而甘心當車就壓鄉先生亦良其鑿諸紳

其罰限未滿責其規避。剝其皮革。罰為犬。意悞喪不欲行。羣鬼亂撻之。痛極而竄於野。自念不如死。憤投絕壁。顛莫能起。自顧則身伏竇中。牝犬舐而腓字之。乃知身已復生於人世矣。稍長。見便液亦知穢。然嗅之而香。但立念不食耳。為犬經年。常忿欲死。又恐其規避。而主人又參養不肯戮。乃故嚙主人股。脫肉。主人怒。杖殺之。冥王鞠狀。怒其狂獗。笞之數百。俾作蛇。囚於幽室。暗不見天。悶甚。緣壁而上。穴屋而出。自視則伏身茂草。居然蛇矣。遂矢志不殘生類。飢吞木實。積年餘。每思自盡。不可害人而死。又不可欲求一善死之策而未得也。一日臥草中。聞車過。遽出當路。車馳壓之。斷為兩。冥王訝其速。至因匍伏。自剖。冥王以無罪見殺。原之。准其滿限。復為人。是為劉公。公生而能言。文章書史。過目輒成。誦辛酉舉孝廉。每勸人乘馬必厚其障泥。股夾之刑。勝於鞭楚也。

異史氏曰。毛角之儔。乃有王公大人在其中。所以然者。王公大人之內。原未必無毛角者。在其中也。故賤者為善。如求花而種其樹。貴者為善。如己花而培其本。種者可大培者。可久。不然且將負鹽車。受羈羈。與之為馬。不然且將啗便溺。受烹割。與之為犬。又不然。且將披鱗介。葬鶴鶴。與之為蛇。

先文賁兒 名兆昌天啓辛酉舉人按賁邑志作璧 鄉先生 儀禮士冠禮遂以贊見于鄉大夫中老人為鄉大夫致仕者也疏先生亦有士鄭不言者經注謂鄉

云鄉大夫不言士故先生亦畧不言其實當有士也○障泥世說王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錢前有水馬不肯渡濟曰此必是惜一解之
歐陽修章望之字序古所謂一者一鄉之望也
乃渡○按——以披馬鞍
旁者見李義山隨宮詩注**駢字**詩大雅牛羊駢字之傳駢也字愛也**狂獼**說文獼狂犬也**負鹽車**國策汗明見春申君曰君亦聞羈乎夫鹽之齒
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中坂遷延負轅而不能下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
衣以幕之驥於是俯而噴仰而鳴聲達于天若出金石者彼見伯樂之知己也
羈馬韻會——馬路也○集韻——音執絆馬

耿十八

新城耿十八病危篤自知不起謂妻曰永訣在早晚耳我死後嫁守由汝請言所志妻默不語耿固問之且云守固佳嫁亦恒情明言之庸何傷行與子訣子守我心慰子嫁我意斷也妻乃慘然曰家無儋石君在猶不給何以能守耿聞之遽握妻臂作恨聲曰忍哉言已而沒手握不能開妻號家人至兩人扳指力摯之始開耿不自知其死出門見小車十餘兩兩各十人卽以方幅書名字粘車上御人見耿促登車耿視車中人已九並己而十又視粘單上己名最後車行咋咋響震耳際亦不自知何往俄至一處聞人言曰此思鄉地也聞其名疑之又聞御人偶語云今日剿三人耿又駭及細聽其言悉陰間事乃自悟曰我豈不作鬼物耶頓念家中無復可懸念惟老母臘高妻嫁後缺於奉養念之不覺淚漣又移時見有臺高可數仞游人甚夥囊頭械足之輩嗚咽而下上聞

所以得復
生者此一
念之孝耳
豈真匠人
能使之逃
耶

人言爲望鄉臺。諸人至此俱踏轅下。紛然御人或撻之。或止之。獨至耿則促令登。登數十級。始至顛頂。翹首一望。則門閤庭院宛在目中。但內室隱隱如籠烟霧。悽惻不自勝。四顧一短衣人立肩下。卽以姓氏問耿。耿具以告。其人亦自言爲東海匠人。見耿零涕。問何事不了於心。耿又告之。匠人謀與越臺而遁。耿懼冥追。匠人因言無妨。耿又慮臺高傾跌。匠人但令從己。遂先躍。耿果從之。及地竟無恙。喜無覺者。視所乘車猶在臺下。二人急奔數武。忽自念名字粘車上。恐不免執名之追。遂反身近車。以手指染唾塗去己名。始復奔。哆口忿息。不敢少停。少間入里門。匠人送諸其室。驀睹己尸。醒然而蘇。覺乏疲躁渴。驟呼水。家人大駭。與之水。飲至石餘。乃驟起。作揖拜狀。既而出門拱謝。方歸。歸則僵臥不轉。家人以其行異。恐非真活。然漸覘之。殊無別異。稍稍近問。始歷歷言其本末。問出門何故。曰。別匠人也。飲水何多。曰。初爲我飲。後乃匠人飲也。投之湯羹。數日而瘥。由此厭薄其妻。不復共枕席云。

永訣

見卷三
蓮香

家無儻石

見卷四
阿繖

無恙

見卷二
珠兒

武

見卷一
陸判

哆口

至息

正韻哆音修說文口張也○至息見卷五白干

宅妖

托大語吾
不知其人
面乎鬼而
乎百齊蠅
覆笑之以
鼻鬼名曰
我固聽汝
王學院矣

謝遷之變宦第皆為賊窟。王學使七襄之宅盜聚尤衆。城破兵入掃蕩羣醜。尸填墀血至充門而流。公入城扛尸滌血而居。往往白晝見鬼。夜則牀下磷飛。牆角鬼哭。一日王生皞迪寄宿公家。聞牀底小聲連呼皞迪。皞迪已而聲漸大。曰我死得苦。因而滿庭皆哭。公聞仗劍而入。大言曰。汝不識我王學院耶。但聞百聲。嗙嗙笑之以鼻。公於是設水陸道場。命釋道懺度之夜。拋鬼飯。則見磷火熒熒。隨地皆出。先是閩人王姓者疾篤昏不知人者數日矣。是夕忽欠伸若醒。婦以食進。王曰。適主人不知何事。施飯於庭。我亦隨衆啗。食已方歸。故不飢耳。由此鬼怪遂絕。豈鉞鏡鐘鼓。瑜伽果有益耶。

異史氏曰。邪怪之物。唯德可以已之。當陷城之時。王公勢正烜赫。聞皆股栗。而鬼且挪揄之。想鬼物逆知其不令終耶。普告天下大人先生。出人面猶不可以。赫鬼願無出鬼面以嚇人也。

謝遷 高苑人。順治三年叛。 王七襄 名昌。廬淄川人。崇禎丙子舉人。丁丑進士。授固始知縣。順治甲申起戶部主事。權福建道御史。巡按山西。提督北直學政。 道場 見卷十。馬介甫。關人。見卷三。瑜珈 禪宗記。禪僧衣。揭講僧衣。紅。即今應赴僧也。 椰揄 見卷一。勞山道士。

四十千

新城王大司馬有主計僕家稱素封。忽夢一人奔入曰。汝欠四十千。今宜還矣。

新書云是平王圖水... 宅妖 四十千 時中書局校印

問之不答徑入內去既醒妻產男知為夙孽遂以四十千擱置一室凡兒衣食病藥皆取給焉過三四歲視室中錢僅存七百適叟媿抱兒至調笑於側因呼之曰四十千將盡汝宜行矣言已兒忽顏色蹙變項折目張再撫之氣已絕矣乃以餘貲治葬具而瘞之此可為負欠者戒也昔有老而無子者問諸高僧僧曰汝不欠人者人又不欠汝者烏得子蓋生佳兒所以報我之緣生頑兒所以取我之債生者勿喜死者勿悲也

王大司馬

名象乾隆慶庚午舉人辛未進士官兵部左侍郎總督川湖貴州軍務贈太師

主計

見卷一長清僧會計注

素封

見卷一種梨

九山王

曹州李姓者邑諸生家素饒而居宅故不甚廣舍後有園數畝荒置之一日有叟來稅屋出直百金李以無屋為辭乳曰請受之但無顧慮李不喻其意姑受之以覘其異越日村人見輿馬眷口入李家紛紛甚夥共疑李第無安頓所問之李殊不自知歸而察之並無跡響過數日叟忽來謁且云庇宇下已數晨夕事事都草創起爐作竈未暇一修客子禮今遣兒女輩作黍幸一垂顧李從之則入園中歛見舍宇華好斬然一新入室陳設芳麗酒鼎沸於廊下茶烟裊於廚中俄而行酒薦饌備極甘旨時見庭下少年人往來甚眾又聞兒女喁喁籊

幕中作笑語。聲家人婢僕似有數十百口。李心知其狐席終而歸。陰懷殺心。每入市。市硝硫積數百斤。暗布園中。殆滿。驟火之。燄亘霄漢。如黑靈芝。燔臭灰。昧不可近。但聞嗚啼。啾動之聲。嘈雜聒耳。既熄。入視。則死狐滿地。焦頭爛額者。不可勝計。方閱視間。叟自外來。顏色慘慟。責李曰。夙無嫌怨。荒園歲報百金。非少何忍。遂相絕滅。此奇慘之讎。無不報者。忿然而去。疑其擲礫爲殃。而年餘無少怪異。時順治初年。山中羣盜竊發。嘯聚萬餘人。官莫能捕。生以家口多。日憂離亂。適村中來一星者。自號南山翁。言人休咎。了若目睹。名大諫。李召至家。求推甲子。翁愕然起。敬曰。此真主也。李聞大駭。以爲妄。翁正容固言之。李疑信半焉。乃曰。豈有白手受命而帝者乎。翁謂不然。自古帝王類多起於匹夫。誰是生而天子者。生惑之前。席而請翁。毅然以臥龍自任。請先備甲冑數千具。弓弩數千事。李慮人莫之歸。翁曰。臣請爲大王連諸山。深相訂結。使言者謂大王真天子。山中士卒宜必響應。李喜。遣翁行。發藏鑼造兵甲。翁數日始還。曰。借大王威福。加臣三寸舌。諸山無不願執鞭勒從。戲下。浹旬之間。果歸命者數千人。於是拜翁爲軍師。建大纛。設彩幟。若林。據山立柵。聲勢震動。邑令率兵來討。翁指揮羣寇。大破之。令懼。告急於竟。竟兵遠涉而至。翁又伏寇進擊。兵大潰。將士殺傷者。

甚衆勢益震黨以萬計。因自立爲九山王。翁患馬少。會都中解馬赴江南。遣一旅要路篡取之。由是九山王之名大譟。加翁爲護國大將軍。高臥山巢。公然自負。以爲黃袍之加。指曰可俟矣。東撫以奪馬故。方將進勦。又得竟報。乃發精兵數千。與六道合圍。而進軍。旅旌旗。彌漫山谷。九山王大懼。召翁謀之。則不知所往。九山王窘極無術。登山而望曰。今而知朝廷之勢大也。山破被擒。孥戮之。始悟翁即老狐。蓋以族滅報李也。

異史氏曰。夫人擁妻子。箕踞科頭。何處得殺。即殺亦何由滅族哉。狐之謀亦巧矣。而壤無其種者。雖旣不生。彼其殺狐之殘。方寸已有盜根。故狐得長其萌而施之報。今試執途人而告之曰。汝爲天子。未有不駭而走者。明明導以族滅之爲。而猶樂聽之。妻子爲戮。又何足云。然人之聽匪言也。始聞之而怒。旣而疑。又旣而信。迨至身名俱隕。而始知其誤也。大率類此矣。

新吾呂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滿六合是運惻隱之心。處君子視六合飛潛動植。纖細毫末之物。見其得所。則油然而喜。與自家得所一般。見其失所。則閔然而感。與自家失所一般。仁人好生。其言藹如也。佛經卵生胎生濕生。化生皆令人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可知物雖異類。不當有衆生。見存於中。卽

不能到得萬物育盡物性境地兩不相妨奚不可者數畝荒園百金重直非陰據也修客子禮博主人歡非惡崇也兒女喁喁僕婢諾諾非劫盜也即心知其狐狐亦何負於汝乃以禮致罪不怨而仇陰懷殺心楚人一炬方謂一網打盡無軒睡於臥榻之前豈知奇慘之仇彼已得請於帝乎因其殘忍之心而導以悖逆之舉山巢高臥聚族而殲孥戮之時不知亦聞嗚啼啾動之聲否滅人之族人亦滅其族然則滅之者狐也非狐也

黑靈芝

神農本草注黑芝生常山久食身輕延年不老古今注建初中欽川生靈芝秋白冬黑

焦頭爛額

前漢霍光傳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旁有積薪謂主人更爲曲

突遠徙其薪不然且有火患主人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隣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向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

星者

見卷五續黃梁

臥龍

前漢紀徐庶謂昭帝曰諸葛孔明也

爲上客耶主人乃悟而請之

戲下

戲呼爲切同慶旗屬○周禮夏官建大麾以田麾或作戲○史記項羽紀諸侯罷

黃袍之加

宋史太祖次陳橋驛軍士直逼寢所願輔太尉爲天子帝

驚起披衣未及對

科頭

見卷五續黃梁

灘水狐

灘邑李氏有別第忽一翁來稅居歲出直金五十諾之既去無耗李囑家人別租翌日翁至曰租宅已有關說何欲更僦他人李白所疑翁曰我將久居是以遲遲者以涓吉在十日之後耳因先納一歲之直曰終歲空之勿問也李送

大令而不
齒於狐爲
其飲糲亦
醉也給之
以神明而
自信此令
終身爲驢
矣

出問期翁告之過期數日亦竟渺然及往覘之則雙扉內閉炊烟起而人聲雜矣訝之投刺往謁翁趨出逆而入笑語相親既歸遣人饋遺其家翁犒賜豐隆又數日李設筵邀翁款洽甚歡問其居里以秦中對李訝其遠翁曰貴鄉福地也秦中不可久居大難將作時方承平置未深問越日翁折柬報居停之禮供帳飲食備極奢麗李益驚疑爲貴官翁以交好因自言爲狐李駭絕逢人輒道邑縉紳聞其異日納駟於門願納交翁翁無不僂僂接見漸而郡官亦時還往獨邑令求通輒辭以故令又託主人先容翁辭李詰其故翁移席近客而私語曰君自不知彼前身爲驢今雖儼然民上乃飲糲亦醉者也僕固異類羞與爲伍嘗見龐然堂上者多如此狀殊爲不解今乃知其前身固如是也吾問其來生則非所改知矣李乃托詞告令謂狐畏其神明故不敢見也令信之而罷此康熙十一年事未幾秦羅兵燹狐能前知信矣

異史氏曰驢之一物龐然也一怒則踉蹌呶嘶眼大於盃氣粗如牛不惟聲難聞狀亦難見倘執束芻而誘之則帖耳戢首喜受羈勒矣以此居民上宜其飲糲而亦醉也願臨民者以驢爲戒而求齒於狐則德自進矣

此狐與彼狐之事同此李與彼李之心異彼則心知其狐而陰害之此則自言爲狐而益親之然則居停主人亦不可不擇前狐之受奇慘禍亦其無知

人之明耳觀此狐之所以處大令者可以見矣

關說見卷五仇大娘涓吉見卷三陳雲棲刺見卷一葉生福地洞天一記終南山太乙峯在長安西南五十里左右十里內皆折柬見卷二

居停見卷十三桓侯偃樓見卷二張誠先容見卷一陸判飲糲亦醉崔令欽類書纂要蘇五奴妻善歌舞亦有姿色有邀請其妻者五奴輒隨之前人欲

五奴沈醉以通其妻者多勸之酒五奴曰但多與我錢雖不須酒也○槌音追粉餌也 神明見卷二兵燹見卷二張誠

陝右某公

陝右某公辛丑進士能記前身嘗言前生為士人中年而死死從見冥王判事鼎鑪油鑊一如世傳殿東隅設數架上搭羊犬牛馬諸皮簿吏呼名或罰作馬或罰作豬皆裸之於架上取皮被之俄至公聞冥王曰是宜作羊鬼取一白羊皮來捺覆公體吏白是曾拯一人死王檢籍覆視曰免之惡雖多此善可贖鬼又捩其毛革革已粘體不可復動兩鬼提臂按胸力拔之痛苦不可名狀皮片片斷裂不復盡淨既脫近肩處猶粘羊皮大如掌公既生背上有羊毛叢生翦去復出

司札吏

遊擊官某妻妾甚多最諱其小字呼年曰歲生日硬馬曰大驢又諱敗為勝安為放雖簡札往來不甚避忌而家人道之則怒一日司札吏白事悞犯大怒以

宜罰作羊
而以拯死
之德贖之
且成進士
報施善人
願不重哉

僂備至
登場即
五官俱
更懸廢
教代售
房中器
可稱職
學使問
關說其
職更有
甚醜

研擊之立斃三日後醉臥見吏持刺入問何為吏曰馬子安來拜忽悟其鬼急起拔刀揮之吏微笑擲刺几上泯然而沒取刺視之書云歲家脊硬大驢子放勝暴謬之夫為鬼椰揄可笑甚已

牛首山一僧自名鐵漢又名鐵屎有詩四十首見者無不絕倒自鑲印章二
一曰混帳行子一曰老實潑皮秀才王司直梓其詩名曰牛山四十屁款云
混帳行子老實潑皮放不必讀其詩標名已足解頤
以此等狂謬暴戾之夫而為官吾不能辨其驢乎牛乎犬乎抑豺狼乎虎豹
乎即以刺中之名贈之亦可

刺見卷一
葉生為鬼椰揄見卷一
葉生絕倒見卷五
狐諧解頤見卷一
嬌娜

司訓

教官某甚聾而與一狐善狐耳語之亦能聞每見上官亦與狐俱人不知其重聽積五六年狐別而去囑曰君如傀儡非挑弄之則五官俱廢與其以聾取罪不如早自高也某戀祿不能從其言應對屢乖學使欲逐之某又求當道者為之緩頰一日執事文場唱名畢學使退與諸教官燕坐教官各捫籍靴中呈進關說已而學使笑問貴學何獨無所呈進某茫乎不解近坐者肘之以手入靴

於索此物者

示之勢某為親戚寄賣房中偽器輒藏靴中隨在求售因學使笑語疑索此物
鞠躬起對曰有八錢者最佳下官不敢呈進一座匿笑學使叱出之遂免官
異史氏曰平原獨無亦中流之砥柱也學使而求呈進固當奉之以此由是得
免冤哉

善形絕肖

朱公子青耳錄云東萊一明經遲司訓沂水性顛癡凡同人咸集時皆默不
語遲坐片時不覺五官俱動笑啼並作旁若無人焉者若聞人笑聲則頓止
儉鄙自奉積金百餘兩自理齋房妻子亦不使知一日獨坐忽手足自動少
刻云作惡結怨受凍忍飢好容易積蓄者今在齋房倘有人知覺如何如此
再四一門斗在旁殊亦不覺次日遲出門斗入掘取而去過二三日心不自
寧發穴驗視則已空空頓足拊膺歎恨欲死教職中可云千態百狀矣

重聽

前漢黃霸傳霸為太守長史許丞老病聾督郵白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

傀儡

涪翁雜記一木偶人也○王氏彙苑一子起於漢高祖平城之圍其

城一面即冒必妻關氏兵強於三面陳平知關氏妒忌造木偶美人連機關舞裊間關氏望見謂是生人驚下城冒頓必納遂退軍後人因以為戲具○按漢高祖紀世年注陳平使畫工圖美人遺關氏而無刻本之事列子記周穆王時有巧人名偃師者能為木人作歌舞王悅觀之舞既終木人瞬目以手招王左右王怒欲殺偃師師懼壞之皆丹墨膠漆之所為也此固一一之始矣

說

見卷五

平原獨無

後漢史弼傳弼為一相詔書下舉鈞黨郡國所奏相連及者百數獨弼無所上詔書前後迫切從事坐傳舍貴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

曰先王疆理天下畫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五郡自有

中流砥柱

水經注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屹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

平柱圖

朱公子青

名細原籍高唐州遷歷城浙閩總憲
宏祚子福建巡撫綱之兄候補主事

段氏

段瑞環大名之富翁也。四十無子。妻連氏。又最妒。欲買妾而不敢。私一婢。連覺之。撻婢數百。鬻諸河間。欒氏之家。段日益老。諸姪朝夕乞貸。一言不相應。怒徵聲色。段思不能給其求。而欲嗣一姪。則羣姪阻撓之。連之悍亦無所施。始大悔。憤曰。翁年六十餘。安見不能生男。遂買兩妾。聽夫臨幸之。不問。居年餘。二妾皆有身。舉家皆喜。於是氣息漸舒。凡諸姪有所強取。輒惡聲梗拒之。無何。一妾生女。一妾生男。而殤夫婦失望。漫冀將來而已。又年餘。段中風不起。諸姪益肆。牛馬什物。競自取去。連詬斥之。輒反唇相稽。無所爲計。朝夕嗚哭。段由是病益劇。尋死。諸姪集柩前。議析遺產。連雖痛切。然不能禁止之。但留沃鬻一所。贍養老稚。姪輩不肯。連曰。汝等寸土不留。將令老嫗及呱呱者餓死耶。日不決。惟忿哭自撻。忽有客人弔。直趨靈所。俯仰盡哀。哀已。便就苦次。衆不知其誰。詰之。客曰。死者我父也。衆益駭。客始從容自陳。先是婢嫁欒氏。踰五六月生子。懷欒撫之。等諸男。十八歲入泮。後欒卒。諸兄析產。置不與。諸欒齒。懷問母。始知其故。曰。既屬兩姓。各有宗祏。何必在此。乘人百畝田哉。乃命駕詣段。而段已死。言之鑿鑿。

喜從天邊
如視其狀
如聞其聲
我於此時
既爲之喜
復爲之哭
願天下婦
人共喜之
且共哭之

雜氣滿胸 至夫以憤 死而吞聲 忍泣無兒 之畏人一 至於此為 人婦者聽 追物散給 不與謀之 當人施為 極 推而納妾 典質釵珥 且早之又 早始之以 三十之年 情狀難堪 現身說法 任爾頑石 亦當點頭 妒婦常氣 盛時輒曰 無兒亦甘 心也不肯 之兄弟觀 觀其業又

確可信據連方忿痛聞之大喜直出曰我今亦復有兒諸所假去牛馬什物可

好自送還不然有訟興也諸姪相顧無色漸引去懷乃移妻來共居父憂諸段

不平共謀逐懷懷知之曰變不以爲變段復不以爲段我適安歸乎忿欲質官

諸戚黨爲之排解羣謀亦寢而連以牛馬故不肯已懷勸置之連曰我非爲牛

馬也雜氣積滿胸汝父以憤死我所以吞聲忍泣者爲無兒耳今有兒何畏哉

前事汝不知狀待予自質審懷固止之不聽具詞赴邑宰宰拘諸段口對狀連

氣直詞惻吐陳泉湧宰爲動容並懲諸段追物給主既歸其兄弟之子有不與

黨謀者招之來以所追物盡散給之連七十餘歲將終呼女及孫媳曰汝等誌

之如三十不育便當典質釵珥爲婿納妾無子之情狀難堪也

異史氏曰連氏雖妒而能疾轉宜天以有後伸其氣也觀其慷慨激發吁亦傑

哉

濟南蔣稼其妻毛不育而妒嫂每勸諫之毛不聽曰寧絕嗣不令送眼留眉

者忿氣人也年近四旬頗以嗣續爲念欲繼兄弟弟與兄言兄諾婦與嫂言

嫂亦諾然故悠悠之兒每至叔所夫妻曲意撫兒餌以甘脆而問之曰肯來

吾家乎兒亦應之兄私囑兒曰倘再問答以不肯如問何故不肯答云待汝

從旁附和不
之終身中
令有眼已
釘他產有
爲他人兒
矣觀稼兄
嫂之一囑
爲之媒泣
竊付再泣
爲子其費
乃得其實
不之泣而
屈膝叩之

死後何愁。田產不爲吾有。一日稼遠出行賈兒至其家。毛又問之。兒果對如父教。毛大怒。遂兒曰。妻孥在家。固日日算吾田產耶。其計左矣。急不能待。夫歸立招媒媪。爲夫買妾。時有賣婢者。其直昂。傾貲不能取。盈勢將不就。兄恐其遲焉。而悔竊以金付媒媪。僞爲媪所轉貸者。毛大喜。購婢而歸。稼既還。毛以情告。稼亦忿。遂與兄絕年餘。妾生子。夫妻共喜。毛曰。媪不知假貲何人。年餘竟不置問。此德不可忘。豈子已生。尙不償母價耶。稼乃囊金詣媪。媪笑曰。當謝大官人。無謝老身矣。身貧如水。誰敢貸一金者。因以實告。稼始悟。歸與妻言。相爲感泣。遂治具邀兄。至夫婦皆膝行。出金償兄。兄不受。盡歡而散。後稼生三子。

嘗謂婦人之無德者有三。曰獨曰妒曰毒。未有獨而不妒。妒而不毒者。迨其後也。老朽病衰。零仃孤苦。所遺產物。任他人攫取。而無可如何。搗枕搥牀。噉臍。何及連之無兒。而有兒亦意外之幸矣。臨終呼女及孫媳。數言是痛。定思痛。披肝瀝膽。語當採入女誡中。

反唇相稽

見卷七 邵女

苦次

卷四 金和尚

宗祏

左傳莊十四年原繁曰昔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一注廟之北內爲石室以藏木主

泉湧

見卷一

風治具

見卷一 陸判

膝行

見卷一 齋皮

狐女

符咒所不能
能制者倫
理足以制
之此狐頗
有廉於恥
邪亦不可
此總不能
勝正

伊亮九江人夜有女來相與寢處心知爲狐而戀其美諱不告人卽父母不知也久之形體支離父母始窮其故伊實告之父母大憂使人更代伴寢兼施勅勒卒不能禁翁自與同衾則狐不至易以他人則又至伊問之狐曰世俗符咒何能制我然具有倫理豈有對翁行淫者乎翁聞之益伴子不去狐遂絕後值叛寇橫恣村人盡竄一家相失伊奔入崑崙山四顧荒涼又無同侶日既暮心益惴恐忽見一女子來謂是避難者急近就之則狐女也離亂之中相見欣慰女曰日已西下勢無復之君姑止此我相佳地暫創一室以避虎狼乃北行數武遂蹲莽中不知何作少刻返握伊南去約十餘步又曳之回忽見大樹千章遠一高亭銅牆鐵柱頂類白金近視則牆可及肩四周並無門戶而牆上密排坎窞女以足踏之而過伊亦從之既入疑金屋非人工可造因問所自來女笑云君自居明日卽以相贈金鐵各千萬計半生喫著不盡矣既而告別伊苦留之乃止曰被人厥棄已拚永絕今又不能自堅矣既醒狐女不知何時已去天明踰垣而中回視臥處並無亭屋惟四針插指環內覆脂合其上大樹則叢蔕老棘也

聊齋志異記區說卷十一

勅勒 數武

見卷一 陸判

千章

見卷三 保住

坎窞

見卷九 鐘生

金屋

見卷八 蓮花公主

喫著不盡

見卷五 金陵女子

王大

李與周猶
生人也相
鬼已相血
信不可見
之不可欺
人可欺也
夫生人而
至使鬼不
能信則其
人可知矣

李信邑之博徒也。晝臥假寐，忽見昔年博友王大馮九來，邀與敖戲。李亦忘其為鬼，欣然從之。既出，王大往約村中周子明。馮乃導李先行，入村東廟中。少頃，周果同王至。馮出葉子，約與掠零。李曰：倉卒無博資，孤負盛約，奈何？周亦云然。王云：燕子谷黃八官人放利債，同往貸之，宜必允諾。於是四人相將俱去。飄忽間，至一大村，村中甲第連亘。王指一門曰：此黃公子家。內一老僕出，王告以意。僕即入白，旋出奉公子命，請王李相會。入見公子，年十八九已來，笑語藹然。便以大錢一提付李，曰：固知君慤直，無妨假貸。周子明我不能信也。王委曲代為之請。公子要李署保，李不肯。王從旁慫恿之，李乃諾。亦授一千而出，便以付周。具述公子之意，以激其必償。出谷口，見一婦人來，則村中趙氏妻，素喜爭善罵。馮曰：此處無人，悍婦宜小崇之。遂與王捉返入谷。婦大號，馮掬土塞其口。周贊曰：此等婦，只宜椽杵陰中。一羣賭鬼而處置此等婦人却當馮乃持襟，以長石強納之。婦若死，眾乃散去。復入廟，相與博賭。自午至夜分，李大勝。馮周貲盡空。李因以厚貲增息付王，使代償黃公子。王又分給周馮，局復合居。無何，聞人聲紛拏，一人奔入曰：城

利斧斫將
指法斯善
矣然何不
並去之且
而其左手
並指以墨
之塗兩目
硃至而墨
鬼眼焚燹
真是好看
却又害怕
看

官宰皆左
祖賴債者
亦自有說
或誤信其
無力歸還
之語且謂
不忍以膚
民之肌骨
爲他人比
債者此亦
仁人之心
然此中亦
當有辨矣
巡視南城
時甫任事
有婦控
債已見
矣

隍爺親捉博者。今至矣。衆失色。李舍錢踰垣而逃。衆顧費皆被縛。既出果見一
神人坐馬上。馬後繫博徒二十餘人。天未明。已至邑城門啓而入。至衙署。城隍
南面坐。喚人犯上。執籍呼名。呼已。並令以利斧斫去。將指乃以墨硃各塗兩目。
遊市三周。訖押者索賄。而後去其墨硃。衆皆賂之。獨周不肯辭。以囊空押者約
送至家。而後酬之。亦不許。押者指之曰。汝真鐵豆炒之不能爆也。遂拱手去。周
出城以唾溼袖。且行且拭。及河。自照墨硃未去。掬水盥之。堅不可下。悔恨而歸。
先是趙氏婦以故至母家。日暮不歸。夫往逆之。至谷口。見婦臥道。周睹狀。知其
遇鬼。去其泥塞。負之而歸。漸甦。能言。始知陰中有物。宛轉抽拔而出。既乃述所
遭。趙怒。遽赴邑宰。訟李及周。牒下。李初醒。周尙冗睡。狀形類死。宰以其誣。控笞
趙械婦。夫妻皆無理。以自申。越日。周醒。目旁眶忽變一赤一黑。大呼指痛。視之
筋骨已斷。惟皮連之。數日尋墮。目上墨硃深入肌裡。見者無不掩笑。一日見王
大來。索負。周厲聲。但言無錢。王忿而去。家人問之。始知其故。共以神鬼無情。勸
償之。周齷齪不可。且曰。今日官宰皆左袒。賴債者陰陽應無二理。况賭博債耶。
次日有二鬼來。謂黃公子具呈在邑。拘赴質審。李信亦見。隸來取作干證。二人
一時並死。至村外相見。王馮俱在。李謂周曰。君尙帶赤黑眼。敢見官耶。周仍以

婦年十九
懷孤甫歲
餘顏色慘
淡驗其券
某於四年
前假五百
金息僅六
釐耳命之
追問某對
曾付一年
息因生理
折本無力
償蓋給息
之年婦夫
繼卒遂欺
婦弱而
立意騙之
也余曰子
誠無力作
具一家產
盡淨倘日
後查出別
有生理以
及別有隱
寄願全數
罰出甘結
以塞婦口
某聞言支
吾余怒曰
吾之汝有
生理數處

前言告李知其吝乃曰汝既昧心我請見黃八官人爲汝還之遂共詣公子所
李入而告以故公子不可曰負欠者誰而取償於子出以告周因謀出貲假周
進之周益忿語侵公子鬼乃拘與俱行無何至邑入見城隍城隍呵曰無賴賊
塗眼猶在又賴債耶周曰黃公子出利債誘某博賭遂被懲創城隍喚黃家僕
上怒曰汝主人開場誘賭尙討債耶僕曰取貲時公子不知其賭公子家燕子
谷捉獲博徒在觀音廟相去十餘里公子從無設局之事城隍顧周曰取貲悍
不還反被捏造人之無良至汝而極欲答之周又訴其息重城隍曰償幾分矣
答云實尙未有所償城隍怒曰本尙欠而論息耶答三十立押償主二鬼押至
家索賄不令卽活縛諸廁內令示夢家人家人焚楮錠二十提火既滅化爲金
二兩錢二千周乃以金酬債以錢賂押者遂釋令歸既蘇臀創墳起膿血崩潰
數月始痊後趙氏歸不敢復罵而周以四指帶赤黑眼眶如故此以知博徒之
非人也

兵史氏曰世事之不平皆由爲官者矯枉之過正也昔日富豪以倍稱之息折
奪良家子女人無敢言者不然函刺一投則官以三尺法左袒之故昔之民社
官皆爲勢家役耳迨後賢者鑒其弊又悉舉而大反之有舉人重貲作巨商者

而乃驅發
孤之錢乎
某曰願還
求免答余
曰遲矣乃
杖之繫之
至次日子
母全繳問
之曰小人
果有鄉不
三處欺不
該起此欺
騙心若初
到案時則
受責早還
此項今日
不至今日
受重杖矣

衣錦厭梁肉。家中起樓閣。買良沃而竟忘所自來。一取償則怒目相向。質諸官。官則曰。我不為人役也。嗚呼。是何異懶殘和尚無工夫為俗人拭涕哉。余嘗謂昔之官諂。今之官謬。諂者固可誅。謬者亦可恨。放貲而薄其息。何嘗專有益於富人乎。

張石年宰淄。最惡博。其塗面游城。亦如冥法。刑不至墮指。而賭以絕。蓋其為官甚得鈎距法。方簿書旁午時。每一人上堂。公偏暇。里居年齒。家口生業。無不絮絮問之。問已始勸勉令去。有一人完稅繳單。自分無事。呈單欲下。公止之。細問一過。曰。汝何博也。其人力辯生平不解博。公笑曰。腰中當有博具。搜之。果然。人以為神。並不知其何術。

葉子

文獻通考。格戲一卷。不著撰人世傳。婦人也。撰此戲晚唐之時。○天祿識餘。唐國昌公主。會韋氏族於廣化里。韋氏諸家好為。戲南唐李後主妃周氏編金。格此戲自唐風。通以來。

有之。即今之紙牌也。其首采加朱采。豈古六赤編金之遺意。遼史稱為葉格。見卷三。中。按。之戲其術不傳。續事始云。雙陸置投子。二。加至六。投蓋取投擲之義。亦未詳其術也。至以紙牌為。則始於

明末。明史。萬歷末年。民間好。戲。圖。趙宋時。山東。華盜。姓名。而。闖之。至崇禎。掠零。正元。中。宋。清。淮。博。經。時。大。盛。其。法。以。百。貫。減。活。為。勝。負。有。曰。闖。曰。大。順。初。不。知。所。自。起。後。皆。驗。掠。零。一。卷。強。名。爭。勝。謂。之。

假借錢物。謂之囊家計。一而取謂之乞頭。○按賭博。崇。見卷一。城隍。見卷一。巖巖。正韻。音巖。者強求得名。相爭以勝於人。故云。今多作乞頭用。巖巖。說文。巖也。○

按又同。斷史記魯世家。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注。斷。斷。爭。辨。貌。左袒。見卷四。矯枉過正。見卷九。倍稱之息。前漢。食。貞。志。當。其。者。取。一。價。二。為。倍。稱。刺。見卷一。三尺法。前漢。杜。周。傳。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一。謂。以。竹。簡。三。尺。寫。法。律。也。懶殘和尚無

者取。一。按。見卷一。刺。見卷一。三尺法。前漢。杜。周。傳。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一。謂。以。竹。簡。三。尺。寫。法。律。也。懶殘和尚無

工夫爲俗人拭涕

指月錄衡岳寺有執役僧性懶而貪殘故號一德宗史人召之僧

張石

年

名峴仁和人貢監康熙二十五年宰淄川神姿卓邁歷事精明下車三月百廢具舉嚴保中革陋例不遣一役下鄉而博徒屏跡永杜盜源邑民謳頌功德濟堂相繼二十八年陞鞏昌府同知淄人同故助

邑侯沈公琦立祠尸祀之號曰

鈎距

前漢趙廣漢傳廣漢字子陽精於吏職尤善爲一以得事備注一沈張二公祠詳見淄川縣志

參伍其價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按一者如鈎一之旁午

男妾

一官紳在揚州買妾連相數家悉不當意惟一媪寄居賣女女十四五丰姿姣

好又善諸藝大悅以重金購得之至夜入衾膚膩如脂喜捫私處則男子也駭

極方致窮詰蓋買好僮加意修飾設局以欺人耳黎旦遣家人奔赴媪所則已

遁去無踪中心懊喪進退莫決適浙中同年某來因與告訴某便索觀一見大

悅以原金贖之而去

異史氏曰苟遇知音卽予以南威不易也何事無知婆子多作一僞境哉

知音

南史王筠傳一者希真奇殆絕

南威

國策晉文傳南威三日不聽朝注一美婦名

汪可受

湖廣黃梅縣汪可受能記三生一世爲秀才讀書僧寺僧有牝馬產驃駒愛而

奪之後死冥王稽籍怒其貪暴罰使爲驃價寺僧愛護之欲死無間稍長輒思

隔三世矣
而能以爲
秀才時之
秀出之於
三四歲之
日具有大
根是以大

投身澗谷。又恐負家養之恩。冥罰尤甚。遂安之數年。孽滿自斃。生一農人家。墮
蓐能言。父母以爲不祥。殺之。乃生汪秀才家。秀才近五旬。得男甚喜。汪生而了
了。但憶前生。以早言死。遂不敢言。至三四歲。人皆以爲啞。一日。父方爲文。適有
友人過訪。投筆出。應汪入。見父作不覺技癢。代成之。父返。見之。因問何人來。家
人啓白。無之。父大疑。次日。敬書一題。置几上。旋出。少間。卽返。翳行竊步而入。則
見兒伏案間。稿已數行。忽睹父至。不覺出聲。跪求免究。父喜。握手曰。吾家止汝
一人。既能文。家門之幸也。何自匿爲。由是益教之。讀少年成進士。後官至大同
巡撫。

墮蓐

見卷三
竹青

技癢

見卷二
任秀

王十

高苑民王十。負鹽於博興。夜爲兩人所獲。意爲士商之邏卒也。舍鹽欲遁。而足
苦不前。遂就縛。固哀之。二人曰。我非鹽肆中人。乃鬼卒也。十懼。但乞至家。一別
妻子。鬼不許。曰。此去亦未便至死。不過暫役耳。十問何事。曰。冥中新閻羅蒞任。
見奈河淤平。十八獄廁坑俱滿。故捉三種人。使淘河。小偷私鑄私鹽。又一人
使滌廁。樂戶也。十從入城郭。至一官署。見閻羅在上方。稽名籍。鬼上曰。捉一私

王十
汪可受
王十一
二二時中書局校印

取承元吳諸言圖言... 販王十至閩羅視之怒曰私鹽者上漏國稅下蠹民生者也。鐵案如山若世之暴官

奸商所指為私販者皆天下之良民貧人竭錙銖之本求升斗之息何為私哉

責二鬼罰使市鹽四斗並十所負代運至家留十授以蒺藜骨朶令隨諸鬼督

河工鬼引十去至奈河邊見河內人夫繼續如蟻又視河水渾赤近之臭不可

聞淘河者皆赤體持畚鍤出沒其中朽骨腐尸盈筐負舁而出深處則滅頂求

之惰者輒以骨朶擊背股同監者以香綿丸如巨菽使含口中乃近岸見高苑

肆商亦在其中十獨苛遇之入河楚背上岸敲股處置奸商痛快之至商懼常沒身水中十

乃已經三晝夜河夫半死河工亦竣前二鬼仍送至家醒然而蘇先是十負鹽

未歸天明妻啓戶則鹽兩囊置庭中而十久不至使人徧覓之則死途中舁之

而歸奄有微息大惑不解其故既醒始言之肆商亦於前日死至是始甦骨朶

擊處皆成巨疽渾身腐潰臭不可近十故詰之望見十猶縮首衾中如在奈河

狀一年始愈不復為商矣

異史氏曰鹽之一道朝廷之所謂私乃不從乎公者也官與商之所謂私乃不

從乎其私者也近日齊魯新規土商隨在設肆各限疆域不惟此邑之民不得

去之彼邑即此肆之民不得去之彼肆而肆中則潛設餌以釣他邑之民其售

...

爲鬼爲賊
前此未聞

言之心傷
聞之髮指
此輩法不
容誅矣

以法繩此
實民是將
盜爲娼而
已矣
國家焉用
此良民者

於他邑則廉其直而售諸土人則倍其價以昂之而又設邏於道使境內之人皆不得逃吾網其有境內冒他邑以來者法不宥彼此互相鈞而越肆假冒之愚民益多一被邏獲則先以刀杖殘其脛股而後送諸官官則桎梏之是名私鹽嗚呼冤哉漏數萬之稅非私而負升斗之鹽則私之本境售諸他境非私而本境買諸本境則私之冤矣律中鹽法最嚴而獨於貧難軍民背負易食者不之禁今則一切不禁而專殺此貧難軍民且夫貧難軍民妻子嗷嗷上守法而不盜下知耻而不娼不得已而揭十母而求一子使邑盡此民卽夜不閉戶可也非天下之良民乎哉彼肆商者不但使之淘奈河直當使滌厠耳而官於春秋節受其斯須之潤遂以三尺法助使殺吾良民然則爲貧民計莫若爲盜及私鑄耳盜者白晝劫人而官若聾鑄者爐火亘天而官若瞽卽異日淘河尙不至如負販者所得無幾而官刑立至也嗚呼上無慈惠之師而聽奸商之法日變日詭奈何不頑民日生而良民日死哉

故事邑中肆商以如千石鹽貲歲奉邑宰名曰食鹽又逢節序具厚儀商以事謁官官則禮貌之坐與語或茶焉送鹽販至重懲不遑張公石年宰淄肆商來見循舊規但揖不拜公怒曰前令受汝賄故不得不隆汝禮我市鹽而

食何物商人敢公堂抗禮乎。拵襟將筓商叩頭謝乃釋之。後肆中得二負販者其一逃去其一被執至官。公問販者二人其一焉往販者云奔去矣。公曰汝股病不能奔耶。曰能奔。公曰既被捉必不能奔。果能可起試奔。驗汝能否。其人奔數步欲止。公曰大奔勿止。其人疾奔竟出公門而去。見者皆笑。公愛民之事不一。此其閒情。邑人猶樂誦之。

治私鹽當自奸商始。商無有不夾帶私鹽者。若准網則于商私之外。又有船戶夾帶名爲脚私。則又宜先治船戶矣。然余以爲商私脚私皆不足治也。正其本清其源。請治商私脚私之所從出者。

奈河

願寧人山東考古錄嶽之西南有水自大峪口至州城之西而南入於泮曰——世因傳人死魂不得過而曰——

十八獄

見西遊記私販治平畧鹽課嘉祐三年——

罪者三千餘人繫在於官治高而——轉熾也

骨朶

輟耕錄——謂若朶亂宋僕衛志齒簿用——宿衛人所執宋鹵簿中有之即今長柄手搥之類宋景文筆記

云關中以腹大爲朶朶音孤朶音都俗因謂杵頭大者爲朶朶復訛爲——今京師僧有此稱

昇

見卷一三三尺法

見前張石年

貨殖傳子貢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注抗敵也

二班

殷元禮雲南人善針灸之術。遇寇亂竄入深山。日既暮村舍尙遠。懼遭虎狼。遙見前途有兩人疾趁之。既至兩人問客誰何。殷乃自陳族貫。兩人拱敬曰。是良

醫殷先生耶。仰山斗久矣。殷轉詰之。二人自言班姓。一爲班爪。一爲班牙。便謂先生。余亦避難石室。幸可棲宿。敢屈玉趾。且有所求。殷喜從之。俄至一處。室傍巖谷。蕪柴代燭。始見二班容軀威猛。似非良善。計無所之。卽亦聽之。又聞榻上呻吟。細審則一老嫗偃臥。似有所苦。問何恙。牙曰。以此故。敬求先生。乃束火照榻。殷逼視。見鼻下口角有兩贅瘤。皆大如碗。且云。痛不可觸。妨礙飲食。殷曰。易耳。出艾團之。爲灸數十炷。曰。隔夜愈矣。二班喜燒鹿餉。客並無酒飯。惟肉一品。爪曰。倉卒不知客至。望勿以輻褻爲怪。殷飽餐而眠。枕以石塊。二班雖誠樸而粗莽可懼。殷轉側不敢熟眠。天未明。便呼嫗。問所患。嫗初醒。自捫則瘤破爲創。殷促二班起。以火就照。敷以藥屑。曰。愈矣。拱手遂別。班又以燒鹿一肘贈之。後三年無耗。殷適以故入山。遇二狼當道。阻不得行。日旣西。狼又羣至。前後受敵。狼撲之。仆數狼爭齧衣。盡碎。自分己死。忽兩虎驟至。諸狼四散。虎怒大吼。狼懼盡伏。虎悉撲殺之。竟去。殷狼狽而行。懼無投止。遇一嫗來。睹其狀。曰。殷先生喫苦矣。殷戚然訴狀。問何見。識嫗曰。余卽石室中治瘤之病嫗也。殷始恍然。便求寄宿。嫗引去。入一院落。燈火已張。曰。老身伺先生久矣。遂出袍袴。易其敝。敗羅漿具酒。酬勸。諄切。嫗亦以陶碗自酌。談飲俱豪。不類巾幗。殷問前日兩男子。係

老姥何人胡以不見答云兩兒遣逆先生尙未歸復必迷途矣殷感其義縱飲不覺沉醉酣眠座間既醒已曙四顧竟無屋廬孤坐巖石上聞巖下喘息如牛近視則老虎方睡未醒喙間有二癩痕皆大如拳駭極潛踪而遁始悟二虎卽二班也

懼遭虎而所趁者適虎觀者代爲危矣乃拱立以敬之山斗以尊之棲宿以留之能求醫能酬醫能報醫不可謂非孝且義也人皆憎虎畏虎避虎而不敢見虎不願有虎不自知其有愧此虎蓋虎而人則力求爲人故皮毛虎而心腸人人而虎則力學爲虎故皮毛人而心腸虎虎不皆其有人心之虎然人咸以其虎也而遠之避之其受害猶少人或爲具有虎心之人則人尙以其人也而近之親之其受害可勝言哉

山斗 見卷一 玉趾 見卷六公孫九娘 炷 醫家用艾灸一灼謂之下見字典 輻 輕薄襲瀆也 狼狽 見卷八荷花三娘子 巾幗 見卷三蓮香

募緣

青蛙神往往托諸巫以爲言巫能察神嗔喜告諸信士曰喜矣福則至怒矣婦子坐愁歎有廢餐者流俗然哉抑神實靈非盡妄也有富賈周某性吝嗇會居人歛金修關聖祠貧富皆與有力獨周一毛所不肯拔久之工不就首事者無

所爲謀適衆賽蛙神巫忽言周將軍倉命小神司募政其取簿籍來衆從之巫曰已捐者不復強未捐者量力自註衆唯唯敬聽各註已巫視曰周某在此否周方混跡其後惟恐神知聞之失色次且而前巫指籍曰註金百周益窘巫怒曰淫債尙耐二百况好事耶蓋周私一婦爲夫掩執以金三百自贖故訐之也周益慚懼不得已如命註之既歸告妻妻曰此巫之詐耳巫屢索卒弗與一日方書寢忽聞門外如牛喘視之則一巨蛙窒門僅容其身步履蹇綬塞兩扉而入既入轉身臥以鬪承領舉家盡驚周曰必討募金也焚香而祝願先納三十其餘以次賚送蛙不動請納五十身忽一縮小尺許又加二十益縮如斗請全納縮如拳從容出入牆罅而去周急以五十金送監造所人皆異之周亦不言其故積數日巫又言周某欠金五十何不催併周聞之懼又送十金意將以此完結一日夫婦方食蛙又至如前狀目作努少間登其牀牀搖撼欲傾加喙於枕而眠腹隆起如臥牛四隅皆滿周懼卽完百數與之驗之仍不少動半日間小蛙漸集次日益多穴倉登榻無處不至大於椀者升竈啜蠅糜爛釜中以致穢不可食至三日庭中蠢蠢更無隙處一家皇駭不知計之所出不得已請教於巫巫曰此必少之也遂祝之益以廿金首始舉又益之起一足直至百金四

足盡起下牀

門狼狽數步復反身臥門內周懼問巫巫揣其意欲周卽解囊

庶無奈如數

也巫蛙乃行數步外身暴縮雜衆蛙中不可辨認紛紛然亦漸散

矣祠旣成

元祭賽更有所需巫忽指首事者曰某宜出如干數共十五人止

遣二人衆

曰吾等與某某已同捐過巫曰我不以貧富爲有無但以汝等所

侵漁之數爲多寡此等金錢不可自肥恐有橫災非禍念汝等首事勤勞故代

汝消之也除某某廉正無所苟且外卽我家巫我亦不少私之便令先出以爲

衆倡卽奔入家搜括箱櫃妻問之亦不答盡卷囊蓄而出告衆曰某私尅銀八

兩今使傾橐與衆共衡之秤得六兩餘使人誌其欠數衆愕然不敢置辯悉如

數內入巫過此茫不自知或告之大慙質衣以盈之惟二子虧其數事旣畢一

人病月餘一人患疔瘡醫藥之費浮於所欠人以爲私尅之報云

異史氏曰老蛙司募無不可爲善之人其勝刺釘拖索者不旣多乎又發監守

之盜而消其災則其現威猛正其行慈悲也

吾鄉修關聖廟有首事某鳩工庀材頗侵漁之人未之察也後病其戚某

生夢至廟見某負加丑于塔下形容枯瘠面目黧黑問之答曰因私尅捐費

若干故被譴也某生醒往見之其病狀一如夢中所見不數日而某死嗚呼

當其時設有老蛙司募能即時而摘發之何至以此受冥譴乎雖然世之類此侵漁者比比皆是老蛙雖神又安能一一摘發之乎

青蛙神

見卷四
五通

周將軍倉

見卷九
冤獄

次且

見卷一
畫壁

狼抗

晉元帝紀王敦一無
上注如豺狼抗扞也

馮木匠

撫軍周有德改創數藩邸爲部院衙署時方鳩工有木作匠馮明寔直宿其中夜方就寢忽見紙窻半開月明如晝遙望短垣上立一紅雞注目間雞已飛搶至地俄一少女露半身來相窺馮疑爲同輩所私靜聽之衆已熟眠私心怔忡竊望其悞投也少間女果越窻過徑入己懷馮喜默不一言歡畢女亦遽去自此夜夜至初猶自隱後遂明告女曰我非悞就敬相投耳兩人情日密既而工滿馮欲歸女已候於曠野馮所居村離郡固不甚遠女遂從去既入室家人皆莫之賭馮始知其非人迨數月精神漸減心益懼延師鎮驅卒無少驗一夜女艷妝來向馮曰世緣俱有定數當來推不去當去亦挽不住今與子別矣遂去

周有德

字彞初遼東人由內院學士簡撫山東康熙乙巳山左大畿公奏請賑撫復請建公署與大役以哺饑民嗣是歷仕撫軍皆遷擢以去識者謂公署形勝爲卜宅得吉兆陞兩廣總督甲寅

後再起督餉
四川卒於官

虬仙

馮木匠 虬仙 時中書局校印

人無覺焉
妖不自作
氏以麗容
而有塔不
如人之隱
誠所謂露
也雖貞潔
自持而泥
書生已自
負爲不盡
不陋然矣
而來矣

聊齋志異詩詞圖說卷十一 泥書生
章邱米步雲善以乩卜。每同人雅集，輒召仙相與賡和。一日友人見天上微雲，得句請其屬對曰：羊脂白玉天。乩書云：問城南老董，衆疑其不能對，故妄言之。後以故偶適城南，至一處土如丹砂，異之。有一叟牧豕其側，因問之。叟曰：此俗呼豬血紅泥地也。忽憶乩詞大駭，問其姓，答云：我老董也。屬對不奇，而預知過城南之必遇老董，斯亦神矣。

泥書生

以乩卜

正韻乩音鷄，說文卜以問疑也。○按乩或作乚與稽同。今人以仙降爲乩，批名曰乩仙，亦曰箕仙，又謂之扶鸞。

羅村有陳代者，少蠢陋，娶妻某氏，頗麗。自以婿不如人，鬱鬱不得志。然貞潔自持，婆媳亦相安。一夕獨宿，忽聞風動扉開，一書生入，脫衣巾就婦共寢。婦駭懼，苦相拒，而肌骨頓爽，聽其狎褻而去。自是恒無虛夕，月餘形容枯瘁。母怪問之，初慚忤不欲言，固問始以情告。母駭曰：此妖也。百術爲之禁咒，終亦不能絕。乃使代伏匿室中，操杖以伺。夜分書生果復來，置冠几上，又脫袍服搭拋枷間，纔欲登榻，忽驚曰：咄咄有生人氣，急復披衣代暗中暴起，擊中腰脅，塔然作聲。四壁張顧，書生已渺。束薪爇照泥衣一片墜地上，案頭泥巾猶存。

拋架

見卷三嘉平公子

蹇償債

無端受人資助且無
不可况資
端求以資
助而以此
遊作終
身衣食計
者乎噫

李公著明慨慷好施鄉人某傭居公室其人少游惰不能操農業家窶貧然小有技能常為役務每資之厚時無晨炊向公哀乞公輒給以升斗一日告公曰小人日受厚恤三四口幸不殍餓然曷可以久乞主人貸我菘豆一石作資本公訥然授之負去年餘一無所償及問之豆貲已蕩然矣公憐其貧亦置不索公讀書於蕭寺後三年餘忽夢某來曰小人負主人豆直今來投償公慰之曰若案爾償則平日所負欠者何可數算某愀然曰固然凡人有所為而受千金可不報也若無端受人資助升斗且不容昧况其多哉言已竟去公愈疑既而衆人白公夜牝驢產一駒且脩偉公忽悟曰得毋駒為某耶越數日歸見駒戲呼某名駒奔赴如有知識自此遂以為名公乘赴青州衡府內監見而悅之願以重價購之議直未定適公以家急務不及待遂歸又逾歲駒與雄馬同櫪齧折脛骨不可療有牛醫至公家見之謂公曰乞以駒付小人朝夕療養需以歲月萬一得痊得值與公剖分之公如所請後數月牛醫售驢得錢千八百以半獻公公受錢頓悟其數適符豆價也噫昭昭之債而冥冥之償此足以勸矣

李公著明

窶貧

見卷二 嬰寧

蕭寺

見自 志

衡府

見卷一 王成

驅怪

長山徐遠公故明諸生也。鼎革後棄儒訪道，稍稍學勅勒之術，遠近多耳其名。某邑一鉅公具幣致誠款書，招之以騎。徐問召某何意，僕辭以不知，但囑小人務屈臨降耳。徐乃行。至則中庭宴饌，禮遇甚恭，然終不道其所以致迎之旨。徐不耐，因問曰：實欲何爲？幸祛疑抱，主人輒言無他也。但勸盃酒，言辭烟燦，殊所不解。話言之間，不覺向暮，邀徐飲園中。園構造頗佳，勝而竹樹蒙翳，景物陰森，雜花叢叢，半沒草萊中。抵一閣覆板上，懸蛛錯綴，大小上下，不可以數。酒數行，天色曠暗，命燭復飲。徐辭不勝酒，主人卽罷酒呼茶。諸僕倉皇撤器，盡納閣之左室。几上茶啜未半，主人托故竟去。僕人便持燭引宿左室。燭置案上，遽返身去，頗甚草草。徐疑或携襪被來伴，久之人聲殊杳。卽自起，扃戶寢。窗外皎月入室，侵牀。夜烏秋蟲一時啾唧，心中怛然不成夢。寢頃之，板上橐橐似踏蹴聲，甚厲。俄下護梯，俄近寢門。徐駭毛髮，蟬立急引被覆首。而門已豁然頓開。徐展被角微伺之，則一物獸首人身，毛周其體，長如馬鬣，深黑色，牙粲羣峯，目炯雙炬。及几伏，餽器中剩看舌一過，連數器輒浮如掃，已而趨近榻，嗅徐被。徐驟起，翻被羃怪頭，按之狂喊，怪出不意驚脫，啓外戶竄去。徐披衣起遁，則園門外局。

徐生好怪
直言故怪
雖絕而主
人且擲搯
之不肯酌
冀功也若
世之貪天
功以爲己
力隱其所
短居之不
疑天之下
羣焉以亦
明奉之已
可羞矣亦

不可得出緣牆而走擇短垣踰則主人馬廐也廐人驚徐告以故卽就乞宿將日主人使伺徐失所在大駭已而得之廐中徐出大恨怒曰我不慣作驅怪術君遣我又秘不一言我橐中蓄如意鉤一又不送達寢所是死我也主人謝曰擬卽相告慮君難之初亦不知橐有藏鉤幸宥十死徐終快快索騎歸自是而怪遂絕主人宴集園中輒笑向客曰我不忘徐生功也

異史氏曰黃狸黑狸得竄者雌此非空言也假令翻被狂喊之後隱其所駭懼而公然以怪之遁爲己能天下必將謂徐生真神人不可及

秦生

勅勅

橐橐

明史太祖聞危素履弊囊囊問之曰老臣危素上曰我只道是文天祥

局

見卷一嬌娜

黃狸黑狸得竄者雌

見陰符經

萊州秦生製藥酒悞投毒味未忍傾棄封而置之積年餘夜適思飲而無所得酒忽憶所藏啓封嗅之芳烈噴溢腸痒涎流不可制止取瓊將嘗妻苦勸諫生笑曰快飲而死勝於饑渴而死多矣

此景此情不堪爲外人道

一瓊既盡倒瓶再斟妻起碎瓶

滿屋流溢生伏地而牛飲之少時腹痛口噤中夜而卒妻號泣爲備棺木行入殮矣次夜忽有美人入身長不滿三尺逕就靈寢以甌水灌之豁然頓甦叩而詰之曰我狐仙也適丈夫入陳家竊酒醉死往救而歸偶過君家悲憐君子與

已同病。故使妾以餘藥活之也。同病相憐箇中人如是如是言訖不見。

余友人邱行素貢士嗜飲。一夜思酒而無可行沽。輾轉不可復忍。因思代之以醋。謀諸婦。婦嗤之。邱固強之。乃煨醢以進。壺既盡。始解衣甘寢。次日夫人竭壺酒之資。遣僕代沽。道遇伯弟囊宸。詰知其故。固疑嫂不肯為兄謀。酒僕言夫人云。家中蓄醋無多。昨夜已盡其半。恐再一壺則醋根斷矣。聞者皆笑之。不知酒興初濃。卽毒藥猶甘之。况醋乎。亦可以傳矣。

往在京華與同年友宴于某氏主人不善飲酒甚不佳。主人勸客良殷。友人連浮數大觥。既退余問之曰。此等酒不啻酸醋。君何能下咽也。答曰。當彼之時。喉乾腸痒。卽醋亦將飲之。况其猶有酒之名乎。余聞而笑之。不謂果有以醢代酒者。

涎流

杜甫八仙歌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注魏文帝吳質書蒲萄釀以為酒。甘於麴。藥道之已流。溪咽。漾漾同。涎口液也。牛飲夏本紀桀為酒池一鼓而

及好會則狐蹲爭食競割邱行素名希潛。涪川人。康熙己巳歲貢授黃縣訓導。告歸。構清夢樓於豹山之陽。讀書其中。每與山僧野叟談諧。暢飲。

局詐

某御史家人偶立市間。有一人衣冠華好。近與扳談。漸問主人姓字。又審官閥。家人並告之。其人自言王姓。貴主家之內使也。語漸款洽。因曰。宦途險惡。顯者

詐術雖說
然稍知自
愛略有品
行者必不
肯爲侍御
如此有愧
冠

皆附於貴戚之門。尊主人所托何人也。笑言無之。王曰：此所謂惜小費而忘大禍者也。家人曰：何托而可。王曰：公主待人以禮，又能覆翼人。某侍郎亦僕階進，倘不惜千金贄，引見公主，當亦非難。家人喜，問其居止，便指其門戶。曰：日同巷不知耶。家人歸告侍御，侍御喜，卽張盛筵，使家人往邀王。王欣然來。筵間道公主情性，及起居瑣事甚悉。且言非同巷之誼。卽賜百金賞，不肯効牛馬。御史益佩戴之，臨別訂約。公但備物，僕乘間言之。旦晚當有以報尊命。越數日，始至騎駿馬甚都。謂御史曰：可速治裝行。公主事太煩，投謁者踵日相接，自晨及夕，常不得一間。今得少隙，宜急往。悞則相見無期矣。御史乃出兼金重幣，從之去。曲折十餘里，始至公主第。下騎，祇候。王先持贄入，久之出，宣言公主召某御史。卽有數人接遞傳呼，侍御偃僂入。見高堂上坐麗人，姿貌如仙，服飾炳耀。侍姬皆着綿繡，羅列成行。侍御伏謁盡禮，傳命賜坐簷下。金椀進茗，主畧致溫旨。侍御肅而退。自內傳賜緞靴貂帽，旣歸，深德王。持刺謁謝，則門闔無人，疑其侍主未歸。三日三詣，終不復見。使人詢諸貴主之門，則高扉扃錮，訪之居人，並言此間曾無貴主。前有數人僦屋而居，今去已三日矣。使反命，主僕喪氣而已。

偃僂 見卷二 刺 見卷一 局 見卷一

張誠

葉生

嬌娜

又

柏臺御史
爲利祿
心而被
騙則赴
言者更
不待台

副將軍某負貲入都將圖握篆苦無階一日有裘馬者謁之自言內兄爲天子近侍茶已請間云目下有某處將軍缺倘不吝重金僕囑內兄游揚聖主之前此任可致大力者不能奪也某疑其唐突涉妄其人曰此無須踟躕某不過欲抽小數於內兄於將軍錙銖無所望言定如干數署券爲信待召見後方求實給不效則汝金尚在誰將就懷中而攫之耶某乃喜諾之次日復來引某去見其內兄云姓田煊赫如侯家某叅謁殊傲睨不甚爲禮其人持券向某曰適與內兄議計非萬金不可請卽署尾某從之田曰人心叵測事後慮有翻覆其人笑曰兄慮之過矣既能予之甯不能奪之耶且朝中將相有願納交而不可得者將軍前程方遠應不喪心至此某亦力矢而去其人送之曰三日卽覆公命逾兩日日方夕數人吼奔而入曰聖上坐待矣某驚甚疾趨入朝見天子坐殿上爪牙森立某拜舞已上命賜坐慰問殷勤顧左右曰聞某武烈非常今見之真將軍才也因曰某處險要地今以委卿勿負朕意侯封有日耳某拜恩出卽有前日裘馬者從至客邸依券對付而去於是高枕待授日誇榮於親友過數日探訪之則前缺已有人矣大怒忿爭於兵部之堂曰某承帝簡何得授之他

人司馬怪之。及述所遇，半如夢境。司馬怒，執下廷尉，始供其引見者之姓名。則朝中並無此人。又耗萬金，始得革職而去。異哉！武弁雖駭，豈朝門亦可假耶？疑其中有幻術存焉。所謂大盜不操矛弧者也。

握篆 見卷一 考城隍 游揚 見卷一 嬌娜曹邱注 唐突 見卷五 夜叉國 叵測 見卷六 庚娘 前程 見卷四 葛巾 券 見卷四 珊瑚

又

李生嘉祥人，善琴。偶適東郊，見工人掘土得古琴，遂以賤直得之。拭之，有異光。安絃而操，清烈非常，喜極。若獲拱璧，貯以錦囊，藏之密室。雖至戚不以示也。邑丞程氏新蒞任，投刺謁李。李故寡交游，而以其先施，故報之。過數日，又招飲。固請乃往。程為人風雅絕俗，論議瀟灑，李悅焉。越日，折柬酬之，懽笑益洽。由是月夕花晨，未嘗不相共也。年餘，偶於程解中，見繡囊裹琴，置几上。李便展玩，程問亦諳此否。李言非所長，而生平好之。程訝曰：知交非一日，絕技胡不一聞撥爐。爇沉香，請為小奏。李敬如教。程曰：大高手，願獻薄技，勿笑小巫也。遂鼓御風曲。其聲泠泠，有絕世出塵之意。李更傾倒，願師事之。自此二人以琴交情，分益篤。年餘，盡傳其技。然程每詣李，李亦以常琴供之，未肯洩所藏也。一夕薄醉，承曰：某新肄一曲，無亦願聞之乎？為奏湘妃幽怨。若泣。李亟贊之，承曰：所恨無良琴。

聊齋志異 卷一 十一 局許 一 時中書局校印

若得良琴音調益勝李忻然曰僕蓄一琴頗異凡品今遇鍾期何敢終秘乃啓
櫝負囊而出程以袍袂拂塵憑几再鼓剛柔應節工妙入神李聞之擊節不置
丞曰區區拙技負此良琴若得荆人一奏當有一兩聲可聽者李驚曰公閨中
亦精之耶丞笑曰適此操乃傳自細君者李曰恨在閨閣小生不及聞耳丞曰
我輩通家原不以形迹相限明日請攜琴去當使隔簾爲君奏之李悅次日抱
琴而往程卽治具懽飲少間將琴入旋出卽坐俄見簾內隱隱有麗妝頰之香
流戶外又少時絃聲細作聽之不知何曲但覺蕩心媚骨令人魂魄飛越曲終
便來窺簾竟廿餘絕代之姝也丞以巨白勸醕內復改絃爲閨情之賦李神形
並惑傾飲過醉離席興辭索琴丞曰醉後防有蹉跌請明日復臨當令閨人盡
其所長李乃歸次日詣之則解舍寂然惟一老隸應門問之云五更攜眷去不
知何作言往復可三日耳如期往伺之日既暮並無音耗吏皂皆疑以白令破
扃而窺其室室盡空惟几榻猶存耳達之上臺並不測其何說李喪琴寢食俱
廢不遠數千里訪諸其家程故楚產三年前以捐貲授嘉祥執其姓名詢其居
里楚中並無其人或言有道士程姓者善鼓琴又傳其有點金之術三年前忽
去不復見疑卽其人又細審年甲容貌照合不謬乃知道士之納官皆爲琴也

知交年餘並不言及音律漸而出琴漸而獻技又漸而惑以佳麗浸漬三年得琴而去道士之癖更甚於李生也天下之騙機多端若道士猶騙中之風雅者也

此一局較前二局亦文雅亦神妙其人其事彌縫無隙使人墮其術而不知即稍有知識者亦將被其瞞過若前二局只足騙愚昧之人耳蓋君子固難罔以非其道者也

拱璧

見卷二 珠兒

刺

見卷一 葉生

折柬

見卷二 嬰寧

小巫

吳志張絃傳絃見枰榴枕愛其文為作賦陳琳在此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張子綱所作也後絃見陳琳武庫

賦應機論與書歎美之琳答曰僕在河北與天下隔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談今景輿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一見大巫神氣彈矣

鍾期

見卷一 葉生 流水高山注

節

見卷三 林四娘 見卷三 姊妹易嫁

通家

見卷一 青鳳

治具

見卷一 陸判

巨白

見自 志

局

見卷一 嬌娜

曹操塚

許城外有河水洶湧近崖深黯盛夏時有人入浴忽然若被刀斧尸斷浮出後一人亦如之轉相驚怪邑宰聞之遣多人聞斷上流竭其水見崖下有深洞中置轉輪上排利刃如霜去輪攻入有小碑字皆漢篆細視之則曹孟德墓也破棺散骨所殉金寶盡取之

異史氏曰後賢詩云盡掘七十二疑塚必有一塚葬君尸甯知竟在七十二塚

七十二疑塚正許城遠隔千里將及斷崖而於水處清埋骨盜計不骨其計不骨謂不密刀轉輪排刀

適以此自
敗者瞞有
知應亦自
蠅其愚

之外乎。奸哉瞞也。然千餘年而朽骨不保。變詐亦復何益。嗚呼。瞞之智正瞞之愚耳。

疑塚

魏耕鐘曹操——七十二在漳河上○按曹操作七
十二塚人欲發之不能必其柩所在因目曰——

罵鴨

邑西白家莊居民某盜鄰鴨烹之。至夜覺膚癢。天明視之。茸生鴨毛。觸之則痛。大懼。無術可醫。夜夢一人告之曰。汝病乃天罰。須得失者罵。毛乃可落。而鄰翁素雅量。生平失物未嘗徵於聲色。某詭告翁曰。鴨乃某甲所盜。彼深畏罵。罵之亦可。警將來。翁笑曰。誰有閒氣罵惡人。卒不罵。某益窘。因實告鄰翁。翁乃罵。其病良已。

異史氏曰。甚矣攘者之可懼也。一攘而鴨毛生。甚矣罵者之宜戒也。一罵而盜罪滅。然爲善有術。彼鄰翁者。是以罵行其慈者也。

余遇有負己者。每笑而置之。未嘗一罵。今乃知不罵適以害之。自今以始。將日日早起而罵之。且勸人之遇惡人者。皆大發慈悲而共罵之。特恐罵之不可勝罵。使人不得常行其慈耳。

入妖

秋蟬見凌
於捕蟬而
欲知其後
不知黃雀
也天下事
大抵如斯
拔趙賊易
漢赤賊房
幃中絕妙
計策亦絕
大戰場絕
當應之曰
我待娘子
醫相思病
也

馬生萬寶者東昌人。疎狂不羈。妻田氏亦放誕風流。伉儷甚敦。有女子來寄居鄰人寡媼家。言爲翁姑所虐。暫出亡。其縫紉絕巧。便爲媼操作。媼喜而留之。踰數日。自言能於宵分按摩。愈女子瘵。媼常至生家游揚其術。田亦未嘗著意。生一日於牆隙窺見女。年十八九已來。頗風格。心竊好之。私與妻謀。託疾以招之。媼先來就榻。撫問已言。蒙娘子招。便將來。但渠畏見男子。請勿以郎君入。妻曰。家中無廣舍。渠儂時復出入。可復奈何。已又沉思曰。晚間西村阿舅家招渠。飲卽囑令勿歸。亦大易。媼諾而去。妻與生用拔趙幟。易漢幟。計笑而行之。日曛。黑媼引女子至。曰。郎君晚回家否。田曰。不回矣。女子喜曰。如此方好。數語。媼別去。田便燃燭展衾。讓女先上牀。已亦脫衣。隱燭。忽曰。幾忘卻廚舍門未關。防狗子偷喫也。便下牀啓門。易生。生窺窺入上牀。與女共枕臥。女顫聲曰。我爲娘子醫清恙也。閒以昵辭。生不語。女卽撫生腹。漸至臍下。停手不摩。遽探其私。觸腕崩騰。女驚怖之狀。不啻撲捉蛇蝎。急起欲遁。生沮之以手入其股際。則插垂盈掬。亦偉器也。大駭。呼火。生妻謂事決裂。急燃燈至。欲爲調停。則見女投地乞命。羞懼趨出。生詰之。云是谷城人王二喜。以兄大喜爲桑沖門人。因得轉傳其術。又問玷幾人矣。曰。身出行道不久。祇得十六人耳。道不久祇醫好十六人清恙耳生以其行可誅思。

內蛇
以外蛇
此時幾
趙准陰拔
前准陰拔

內蛇
以外蛇
此時幾
趙准陰拔
前准陰拔

時中書局校

宮之即以其人所行之道治之

欲告郡而憐其美遂反接而宮之血溢隕祇食頃復甦臥之榻復之衾而囑曰
我以藥醫汝創瘡平從我終焉可也不然事發不赦王諾之明日媪來坐紿之
曰伊是我表姪女王二姐也以天闈為夫家所逐夜為我家言其由始知之忽
小不康將為市藥餌兼請諸其家留與荊人作伴媪入室視王見其面色敗如
塵土即楊問之曰隱所暴腫恐是惡疽媪信之去生餌以湯糝以散日就平復
夜輒引與狎處早起則為田提汲補綴灑掃執炊如媵婢然此真男妾居無何桑沖
伏誅同惡者七人並棄市惟二喜漏網檄各屬嚴緝村人竊共疑之集村媪隔
裳而探其隱羣疑乃釋王自是德生遂從馬以終焉後卒即葬府西馬氏墓側
今依稀在焉

異史氏曰馬萬寶可云善於用人者矣兒童喜蟹可把玩而又畏其鉗因斷其
鉗而畜之嗚呼苟得此意以治天下可也

伉儷

見卷二 俠女

按摩

見卷七 梅女

游揚

見卷一 嬌娜 曹邱注

渠儂

見卷十 顏氏

拔趙幟易漢幟

史記淮陰侯傳 信與張耳以兵

數萬欲市下井陘擊趙未至井陘日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登山而望
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一立漢赤幟已而趙軍歸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

漢皆已告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於是窻窻 見前 决裂 見卷七 梅女 調停 見卷二 巧娘 桑沖 明史成化間 石州民桑沖

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 窻窻 見前 决裂 見卷七 梅女 調停 見卷二 巧娘 桑沖 明史成化間 石州民桑沖
得師大同谷才之法飾面耳足又巧習紅白稱女師密探大家好女即住其旁貧小家貧緣得入頗成
姦合或女貞不從則以厭味法以致女淫姦遂女畏敗名終不敢言以是十年徧遊河南北直隸山東西齊

是篇警人
迷途拯人
嗚也而人
之憐其絕
也而無量
真無無邊
無數無邊
功德無邊

大家女一百八十二人又傳徒任茂等七人分途行姦至二十年七月冲在晉州高秀才家爲其婿趙某反欲行姦始識是男子捉送晉州獻出前情具奏犯人凌遲急捕任茂等七人罪皆如之谷才已死行姦十有八年矣其罪案甚煩姑約錄之

見卷四

天闕

見卷二

檄

見卷二

韋公子

韋公子咸陽世家放縱好淫婢婦有色無不私者嘗載金數千欲盡覽天下名妓凡繁麗之區罔不至其不甚好者信宿卽去當意則作數月留叔父某以名宦休致歸聞其行怒之延明師置別業使與諸公子鍵戶讀公子夜伺師寢踰垣而歸遲明而返以爲常一夜失足折肱師始知之告公公怒不之惜益施夏楚俾不能返而後藥之月餘漸愈公與之約能讀倍諸弟文字佳出勿禁私逸者撻如前而公子最慧讀常過程如此數年中鄉榜欲自敗約而公猶箝制之赴都以老僕從授日記籍使誌其言動故數年無過行後成進士公乃稍弛其禁而公子或將有作惟恐公聞入曲中輒託姓魏一日過西安見優僮羅惠卿年十六七秀麗如好女悅之夜留繾綣贈貽豐隆聞其新娶婦尤韻妙益觸所好私示意惠卿惠卿無難色至夜攜婦至果少好遂三人共一榻留數日眷愛臻至謀與俱歸問其家口答云母早喪惟父存耳某原非羅姓母少服役於咸陽韋氏賣至羅家四月生余倘得從公子去亦可察其耗問公子驚問母何姓

答姓呂駭極汗下浹體蓋其母卽生家婢也生無言天明厚贈之勸令改業僞託他適約歸時召致之遂別而去後令蘇州某邑有樂妓沈韋娘雅麗絕倫心好之潛留與狎戲曰卿小字取春風一曲杜韋娘耶答曰非也妾母十七爲名妓有咸陽公子與君侯同姓留三月訂盟婚娶公子去八月生妾因名韋實妾姓也公子臨別時贈黃金鴛鴦今尙在一去竟無音耗妾母以是憤悒死妾三歲受撫於沈媪故從其姓公子聞其言愧恨無以自容默移時頓生一策忽起挑燈喚韋娘飲藏有酖毒暗置杯中韋娘纔下咽潰亂呻嘶衆集視則已斃矣呼優人至付以尸重賂之而韋娘所與交好者盡勢家聞之不解其故悉不平共賄激優人使訟於上官公子懼瀉囊彌縫卒以浮躁免官歸家年三十八頗悔前行妻妾五六人皆無子欲繼叔父公之孫公以其門無內行恐習氣染兒雖諾嗣之但待其老而後歸之公子憤欲往招公聞之歎曰是殆將死矣乃以次子之子送詣其家使定省之月餘尋卒

異史氏曰盜婢私娼其流弊殆不可問然以己之骨血而謂他人父亦已羞矣而鬼神又侮弄之誘使自食其餘尙不自剖其心自剄其首而徒流汗投燭非人頭而畜鳴者耶

信宿

見卷一 嬌娜

夏楚

見卷二 張誠

春風一曲

杜韋娘

見卷三 蓮

燭

見卷四 香見慣注

人頭畜鳴

葛巾

杜小雷

杜小雷益都之西山人母雙盲杜事之孝家雖貧無日不甘旨奉之一日將他適市肉付妻令作饘飩妻最忤逆切肉時雜蜚蜋其中母覺臭惡不可食藏以待子杜歸問饘飩美乎母搖首出以示之杜裂視見蜚蜋怒甚入室欲撻妻又恐母聞之上榻籌思妻問之亦不語妻自氣餒徬徨榻下久之喘息有聲杜叱曰不睡待敲撲耶亦竟寂然起而燭之妻不知何往但見一豕細視則兩足猶人始知為妻所化邑宰聞之繫去使遊四門以戒來者談薇臣曾親見之

肉雜蜚蜋即與他人食之已有豕心况以進雙盲之姑非豕而何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彼既甘心為豕則豕之而已立地化形留其兩足以示衆其嚴乎

飣餼

猶覺察雜記北人食麵曰一一者餅屬揚也子法言齊民要術青糲麥麵堪作飯及餅飣甚善磨盡無數則一一之名已見於漢魏五代史李茂真傳朕與宮人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俗語當以

方言為正
作一一字 談薇臣

古瓶

邑北村中井澗村人某甲乙縋入淘之掘尺餘得髑髏悞破之口含黃金喜納腰囊復掘又得髑髏六七枚冀得含金悉破之而一無所有惟旁有磁瓶二銅

投井而以
銅瓶磁器
相隨亦好
骨重之癖
也

雖曰七世
紀其數也
推而至於
百千萬世

器一器大可合抱重數十斤側有雙環不知何用斑駁陸離瓶亦古非近款既
出井甲乙皆死移時乙蘇曰我乃漢人遭新莽之亂全家投井中適有少金因
內口中實非含斂之物人人都有也奈何徧碎頭顱情殊可恨衆香楮祝之許
爲殯葬乙乃愈甲不能復生也顏鎮孫生聞其異購銅器而去瓶一入袁孝廉
宣四家可驗陰晴見有一點潤處初如粟米漸闊漸滿未幾而雨至潤退則雲
亦開其一入張秀才家用志朔望朔則黑點起如豆與日俱長望則一瓶徧滿
既望又以次而退至晦則復其初以埋土中久瓶口有小石粘口上刷剔不可
下欲敲去之石落而口微缺亦一憾事浸花其中花落結實與在樹者無異云
自漢至此遠矣乃因少金內口中而累及他人徧碎頭顱固村人之貪愚亦
足以見懷璧者之足以賈害而用寶器以殉葬者適以自貽伊戚也

蜀叢

見卷三嘉
平公子

新莽

通鑑王莽字巨君孝元后之姪也初封新都侯弒平
帝篡漢天下建國號曰新僭位十八年漢兵殺之

含斂

春秋說題解口實
曰含象生時食也

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
以璧士以貝庶人以飯

袁孝廉宣四

名藩號松蘿淄川
人康熙癸卯舉人

秦檜

青州馮中堂家殺一豕燂去毛鬣肉內有字云秦檜七世身烹而啖之其肉臭
惡因棄而投諸犬嗚呼檜之肉犬亦當不食之矣

聞益都人言中堂之祖前身在宋朝爲槍所害故生平最敬武穆王特於青州城北通衢旁建岳王殿秦槍万俟高伏跪地下往來行人瞻禮岳王則投石槍高香火不絕後大兵征于七之年馮氏子孫毀岳王像數里外有俗祠子孫娘娘因昇槍高其中使朝跪焉百世下必有杜十姨伍髭鬚之悞甚可笑也

又青州城內舊有澹臺子羽祠當魏璫烜赫時世家中有媚之者就子羽毀冠去鬚改作魏監此亦駭人聽聞者也

馮中堂

名溥字孔博臨朐人順治丁亥進士官文華殿大學士諡文敏

秦槍

宋史一會之江甯人靖康元年金兵陷汴二帝北遷以御史中丞從與其會撻懶善倡割地之議乃縱之

使與其妻王氏航海奔行在高宗召見與議國事大奇之馴加褒擢參大政方主和議廷臣異已者皆斥逐之

武穆王

宋史岳飛字鵬舉相州人少負氣節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初隸留守宗澤麾下

下屢戰有功授河南河北諸州招討使轉少保志圖恢復用兵能以寡敵衆破兀朮時金將多降方指日渡河秦槍下詔班師以飛不附和議誣構殺之至寧宗嘉泰四年追封鄂王諡

忠武文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武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睹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大意愛取危身奉上之實仍取勘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意昔孔明之志與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

計効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辭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永然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謚當稱忠武爲宜

万俟高

武穆擊走金兀朮於城追至朱仙鎮大破之

秦槍矯詔以十二金字牌召之下大理獄命何鑄鞫之鑄察其寃白槍槍乃改命諫議大夫

于七

見卷六公孫九娘

昇

見卷一嬌娜

杜十姨伍髭鬚

國憲家猷浙西吳風村有吳子胥廟村俗訛舛相傳爲伍髭鬚因塑其像卽須分五處旁又有杜拾遺祠歲久毀訛傳爲杜十姨一日秋成

鄉老相與謀以一嫁魏璫明史魏忠賢河間人幼黠慧無籍與少年賭博相讐走匿市肆中少年

○按髭一作卒

魏璫

逐之甚甚因自言事東廠太監孫承宗爲皇太孫忠賢因魏璫

監王安下朝與嘉宗乳母客氏通忠賢乘間亦通焉遂與朝結為兄弟及嘉宗即位忠賢矯旨發朝鳳陽
 殺之遂得專客氏封奉聖夫人勢傾天下各處創立忠賢生祠稱功頌德曲意獻媚其上食饗祀一如王公
 像以沉香木為之眼耳口鼻手足一如生人腹中肺腸皆以金玉珠寶為之髻上穴空其一以簪四時香花
 一祠木像頭稍大小豎上冠不能容匠人恐急削之小豎抱頭大哭匠人遂遇害而福建獨無祠宇以蔡善
 繼不肯獻媚也崇禎登極謫忠賢鳳陽尋著錦衣衛擒赴治罪忠賢聞旨知不免因自經詔磔其尸於河間
 ○璫充耳珠也前漢宦者傳秦漢中常侍參用士人冠皆銀璫左貂明改金璫右貂悉用奄人為之故呼奄

璫人為